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謝國楨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六十六輯

## 目錄

-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謝國楨著
- 萬木草堂憶舊……………盧湘父著
- 清季各省興學史……………炎培輯
-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舒新城輯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創刊號至第四號……………北大研究所編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 第五號至第八號……………北大研究所編
- 大學院公報 民國十七年一月至二月……………大學院編
- 大學院公報 第一期—第二期……………大學院編
- 大學院公報 民國十七年三月至四月……………大學院編
- 大學院公報 第三期—第四期……………大學院編
- 大學院公報 民國十七年五月至六月……………大學院編
- 大學院公報 第五期—第六期……………大學院編
- 越風半月刊 第一期—第七期……………黃萍蓀編
- 越風半月刊 第八期—第十五期……………黃萍蓀編
- 越風半月刊 第十六期—第二十四期……………黃萍蓀編

#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目次

緣起	………	一
乾嘉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	………	一
書院之課業及光緒間新舊學則之條議	………	二八
吾人對於今日教育之感想	………	三八

#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變遷考

謝國楨

## 一 緣起

余曩讀梁任公先生所輯中西學門徑書七種，內載時務學堂學約，時當清光緒中葉，提倡新學之際，學校尙未成立，所定學制課程，多取材於書院，而釐定章則，講學宗旨，於今日學校猶不相遠。於此可以知近代書院學校之演變，而爲今日教育可以借鏡者甚繁。因思自清乾嘉間阮文達倡立學海堂，詒經精舍以還，人材輩出，學風丕變，在吾國教育史上，實有注意之價值。乃綴輯其史蹟，整理其故事，爰分爲：（一）乾嘉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二）書院之課業及光緒間新舊學程之條議，（三）吾人對於今日教育之感想，共分三章；而書院學校因革利弊，亦附見於其中。猥以研討遠金史事，兼治目錄之學，乘其餘暇，披拾成篇，未能搜輯完備，暢所欲言。阮文達云：「元不能爲古文，但能效唐人經疏，分析事物，期明其意。」禎竊取其意，乃條陳由書院改變學校制度之原委，間附末議，備學者參考焉。

## 二 乾嘉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

按書院之制，其來甚久，起於唐而盛於宋，清代書院，仍沿宋明之舊。自順治十四年，從撫臣袁廓字請修復衡陽石鼓書院，嗣後各直省，以次建設。清會典云：

「凡書院義學，令地方官稽察焉。京師設立金臺書院，每年勸撥直隸公項銀兩，以爲師生膏火。由布政司詳請總督報銷。直省省城設立書院，直隸曰蓮池，山東曰濼源，山西曰晉陽，河南曰大梁，江蘇曰鍾山，江西曰豫章，浙江曰敷文，福建曰紫峯，湖北曰江漢，湖南曰嶽麓，日城南，陝西曰關中，甘肅曰蘭山，四川曰錦江，廣東曰端溪，日粵秀，廣西曰秀峯，日宣城，雲南曰五華，貴州曰貴山，皆奉旨賜帑，贍給師生膏火。奉天曰瀋陽，酌撥每學學田租銀爲膏火，令有志嚮上，無力就師各生，入院肄業。」

然當時所設立書院，率爲士子課習制藝之所，兼設古學，或爲師儒講習理學之地，其研治經史考證之學者蓋寡。自阮文達、元、督學浙江時，創立正誼經精舍，總督兩粵時，創立學海堂。其學以考證經史爲宗，兼及天算推步之學。於是士子聞風競起，所向景從，學風爲之一變。後錢儀吉講學大梁，復遊粵東，集徒授學，崇尚漢宋。張之洞督學四川，創尊經書院，王先謙督學江蘇，創南菁書院，黃彭年於直隸重蓮池書院，於吳、中、正、誼、書、院、內、設、學、古、堂。凡此諸事，其宗旨雖有不同，而與興學施教，則同導源於阮氏。清代考據之風，所由養成，此一時也。自道咸以後，外有敵國之厄，內逢洪楊之亂，人士漸知徒講考證之學，不足以救亡。於是憂時之士，羣欲改弦更張，重樹學風，以救時弊。其說可分爲兩途：若曾國藩、倭仁諸君，以爲漢學之弊，在救之以宋儒義理之學，非

存養省察，不足以有爲，此一派也；其他學者若龔自珍、魏源諸君，則宗西漢公羊家法，兼治時政，以挽鍾釘破碎之弊，此又一派也。世風日亟，國事嫻嫻，於是康梁繼之。康氏在粵講學，長興里，梁氏主講湖南時務學堂，大聲疾呼，融和漢宋，崇尚今文，兼治西學，力破陳說，務求新知，不可不謂吾國學術上之一大變動。當時崇之者推爲主臬，毀之者詈爲洪狂，然清代學風自此而一變矣。當時張之洞氏亦知時勢所趨，非容納新學，不足以圖存，所撰勸學篇，實含有開放之意，非如王先謙、葉德輝輩，徒守成說，食古不化者也。自光緒戊戌政變以後，康梁亡命外國，時務學堂亦被封禁。湖南學使徐仁鑄，本識時之士，亦被竄逐，更易俞廉三爲湖南巡撫，改時務爲崇實書院，以黃舒、曷爲山長，力崇程朱之學，以祛康梁之說。於是葉德輝、蘇輿等人，大肆厥辭，撰覺迷要錄，翼教叢編等書，以力詆康梁，雖徐仁鑄氏爲德輝之師，亦不能免焉。吾人平心論之，康梁之說，雖識見較遠，而亦不能無語病。葉蘇之辨，固多誣妄，然亦有其見解，昔日爭端，已成陳跡，然在今日視之，兩家學說，亦均持之有故，非可一概抹殺也。嗣後外患日迫，西學東漸，昔日佔學時藝，不足以有爲，既講習經史，研治漢宋，安足以知西國科學之長，武器之利哉！始也秉教育者，以「西學爲體，中學爲用」，後乃漸知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昔日抱殘守缺，執版升堂，坐書院中，吟哦經日，時風所趨，如翻水然，有不得不改革之勢，雖有守舊之士，力反其說，亦莫可若何，此時事所迫者，非一二



人力所能爲也。降及清季創設學堂，改革學制，於是書院廢而學校興；書院兩字遂成歷史上之名詞矣。惟民國十四五年間，北京清華學校設研究院，猶存書院之遺意焉。總觀清代書院，自阮氏以經學者古倡導以後，學風丕變，究其原委，可分爲嘉道以來，書院制度概況，及近代書院學校制度之變遷兩事。綜其始末梗概，分述於後。

甲 嘉道以來書院制度概況

昔日書院爲士子講習課藝之地，或爲師儒敦切品行，省養存察之所，吾曩已言之。自阮文達倡立詒經、學海，乃專示士子以考證訓詁之學，兼習天算推步之術，士子各以性之所近，志其所學，學有專門，已含有分科之意，訓誨之方，已較昔人爲善。按詒經精舍，設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建立於嘉慶六年，許宗彥詒經精舍文集序云：

「吾師雲臺先生，以名世之德，爲人倫藻鑑。先是視學兩浙，以行誼經術厲士，士風曠然一變，既奉命鎮撫是邦，網舉目張，百爲具理，鯁鯁就戮，江海如砥。於湖堧立詒經精舍，祀許汝長、鄭司農兩先師，擇十一郡端謹之士，尤好古力學者，萃處其中，相與講明雅訓，兼治詩古文辭，公暇親爲點定，並請王蘭泉、孫淵如兩先生爲之主講。二年，得文集若干卷。」又阮元西湖精舍記云：

「元少爲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嘗病古人之詒散而難稽也，於督學浙江時，聚諸生於西湖孤山之麓，成經精纂詒百有八卷，及燕

浙遂以昔日修書之屋五十間，選兩浙諸生，學古者讀書其中，題曰詒經精舍，精舍者漢學生徒所居之名，詒經者，不忘舊業且易新知也。諸生請業之席，則元與刑部侍郎鄭青浦、王君述庵，充外曹濟道陽湖孫君淵如、迭主之。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於舍。孫君曰：非汝南許汝長，則三代文字不傳於後也，其有功於經尤重，宜並祀之。乃於嘉慶五年五月己丑，奉許鄭木主於舍中，羣拜祀焉，此諸生之志也。

其諸生課文，刻有詒經精舍文集，凡至八集，並有詒經精舍章程，則及藏書目錄，李元度阮文達公事略云：「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述，東南人材稱極盛焉。」詒經精舍歷時最久，代有聞人，至光緒初年，俞蔭甫繼，嘗主講詒經精舍，繆荃孫、俞先生行狀云：

「先生歷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德清清溪、歸安龍湖等書院，而主杭州詒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為歷來所未有。其課諸生，一稟阮文達公成法，王侍郎、張孫觀察淵如之緒，至先生復起而振之。兩浙知名之士，承聞訓迪，蔚為通材者，不可勝數。門人為築俞樓，以與薛廬相配，游湖上者，皆能指其所在，裕與樂道其地不絕。先生訓詁主漢學，義理主宋學，教弟子以通經致用，蔚然為東南大師。晚歲憂傷時局，常語人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中學為體者道也，以西

學爲用者器也。」病中猶以毋域見聞，毋忘國本，垂爲家訓。」

阮氏於嘉慶八年立海寧安瀾書院，二十五年總督兩粵，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略如浙江之誌經精舍，按學海堂建於廣州之粵秀山。林伯桐學海堂志云：

「儀徵公於嘉慶丁丑，持節督粵，始辛巳政通人和久矣。始設經古之課，不專一題，俾得所近，不遠其期，俾盡所長。既以粵士爲可教，遂闢學海堂。初擬於前明南園舊址，略覺湫隘；又擬於城西文瀾書院，以地少風景，最後擬於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視久之，遂定於粵秀山。枕城面海，因樹開門，荆榛則薙之，古木則培之。公於政暇，躬親指畫，經始甲申之秋，閱一時而蕪事，行禮講業，具得所依，高下自然，曲折有意。自是以來，諸童入塾，下邑橫經，或聞風而聿來，或游觀而不舍，蒸蒸日上，蒸然多所興起矣！」

按學海堂建置規制，較昔日書院略有不同，考其課程章則其主要者約有三端：（一）昔日書院首設山長，今者改爲學長。學海堂志，設學長條云：

「此課之設，首勸經史，而詩賦備具，應課者各有所長，司課者宜兼衆力。是以丙戌之秋，設立學長八人，同理課事，俾各悉心力，以俟大吏裁定，而昭布焉。」

儀徵公論云：「學長責任與山長無異，惟此課既勸通經，兼鼓衆體，非可獨理；而山長不能多設，且課舉業者，各書院已大備，士子皆知講習。此堂專勉實學，必須

八學長，各用所長，協力啓導，庶望人才日起，永不設立山長與各書院事體不同也。

(二) 季課，每歲分爲四課，由學長出解經文筆，古今詩題，限日截卷，評定甲乙，分別散給膏火。學長如有擬程，可以刻集，但不給膏火。

(三) 專課肄業生，道光十四年總督盧坤始扎學海堂增設專課肄業生十名，並釐定應行事宜數條。

(四) 經費，自道光元年至六年，所有膏火，俱由總督阮元捐廉發給，六年六月阮元改官雲貴總督，籌畫在官無礙田地租息，撥充公用，其徵入掌之於官，請領動支，皆有成式，復以堂費浩繁，捐銀四千兩，發商生息，爲之協濟。

(五) 雅集，每年正月二十一日，即阮元生日，期會團拜。七月五日爲鄭玄生日，即於堂中行祭禮。此外花朝上巳，盛夏曝書，中秋坐月，九月賞菊，長至觀梅，皆於佳日，舉行小集一次。(以上皆據學海堂志)

佔畢之暇，繼以吟詠，勝地佳會，至今令人健羨。學海課業既純，辦理亦善，故歷時甚久，人材尤勝。且兼及刊書之業，士子課藝則刊有學海堂文集，自阮氏以迄陳澧凡刊有四集，九十卷，作者五百人。又仿納蘭容若通志堂經解之例，輯有清一代經師注疏，刊有學海堂經解，凡爲書一百八十種，一千四百卷，成績偉然可觀。其繼阮氏後者，道光

十四年盧坤總督兩廣時，嘉興錢儀吉嶺人，來游是邦，坤屬修兩廣鹽法志。儀吉爲阮元弟子，元屬儀吉，與學長林伯桐、吳蘭修、曾釗、商訂專經課士之法。其時人材輩出，其歷任學長，及堂中高材生，若林伯桐、吳蘭修、曾釗、張灼、張維屏、侯康、陳澧、譚瑩、黃培芳諸君，各有著述行世，均一時俊彥之選。書院創始於道光元年，迄於光緒末載，凡九十年，老師宿儒講學其間，歷祀不絕，尤以陳澧掌院爲最久，澧字蘭浦，學者稱東塾先生。年二十五歲，爲專課生，三十一歲補學海堂學長，迄七十三歲卒，身在學海堂垂五十年。學兼漢宋，著述等身，爲粵中耆宿。同治六年方濬頤創設菊坡精舍，聘爲山長，弟子成就者甚衆，刻有菊坡精舍文集。當張之洞來總督兩廣，澧已前卒，之洞躬詣墓前，稱私淑弟子。復有詩云：沈沈陳先生，深入五經郭，盡都漢宋吟，兼握文筆珠，一蓋紀實也。自光緒初葉張之洞來蒞斯邦，立廣雅書院兼開廣雅書局，刊刻名賢著述，不下數百種，粵中人文，賴以蔚成，其沈沈風餘韻，至今未泯也。

南者阮氏弟子錢儀吉氏，主講大梁書院，成學尤衆。蘇源生記過齋文稿，錢星湖先生遺事云：

「道光丙申春，應河南巡撫桂公聘，來主大梁講院，先生教士各就所志而導之，或問性理，或談詩文，咸因材教習，不拘一格。頒日程課，讀經及語錄文字，旬日考

定甲乙隨課升降。又屬河道張公捐置經史諸籍，勸諸生學，輯賦選評註刊劉念臺人譜，又屬方伯張公刊近思錄集註，頒發書院諸生。遊其門者，如固始蔣湘南，商邱陳凝遠，密縣翟允之，洛陽曹肅孫，祥符徐鑑齡，皆彬彬有以自見。」

錢氏主講大梁時，尙輯刻經苑一書，亦經學之佳選也。又李兆洛申者主講江陰暨陽書院，遠近受學，其傑者，考道著書，學成一家，及取科第去者以十百計；次亦勸習舉子業，得指受知所宗向。主講東南壇坫者垂二十年，極一時之盛。自是而降，各省書院，皆有研治經史，講求實學之舉。以吾所知者，若保定之蓮池，成都之尊經，湖南之岳麓，江陰之南菁，蘇州之正誼，濟南之濰源，關右之關中，其尤著者也。當清光緒初年，提倡學風，最力者厥爲黃彭年子壽，其在關中則修復關中書院，其在直隸則修復蓮池書院，其在蘇州則修復正誼書院。時士子均從事於八比之文，黃氏教士之方，則於課藝以外，另闢學古堂，督課經史，使生徒逐日札記，以驗其學之臧否。其修復關中書院也，刻有課藝志學齋日記，時當光緒十四年之秋，陝撫葉伯英序云：

「自明代創立關中書院，至於我朝，多士誦誦其間，造就人才，指不勝屈。……馮展伯中丞撫秦時，添設志學齋，甫有規模，卽解任去。余旣奉撫秦之命，與貴筑黃子壽方伯，籌商經費，先後添建齋居七十七間。凡經史子集及經世有用之書，分類購得善本，儲置院中。議定志學齋章程，及讀書課程，勸之於石。復以子俊孝廉

主講味經，訓迪有方，著有成效，因請其主講關中，兼理志學齋事。俾士子講求實學，余復逐月召諸生至署，課以詩文，給予獎賞，學者皆奮興焉。」

按是書所輯，均爲諸生課藝，惟志學齋日記，則爲諸生誦讀經史札記，間有考辨之文。至保定蓮池書院，亦倡於黃氏，於諸生課藝外，另設學古齋。黃氏去後，繼之以張廉卿、裕釗、吳肇甫、汝綸、張吳雖主桐城家法，而吳氏識見，最爲銳敏，不主改步自封，實較葉德輝、蘇輿諸人之識見爲善，河北學風爲之一變。吳先生之子闡生、吳門弟子記序云：

「當前清同治中，曾文正李文忠先後來督畿甸，咸殷然有振興文教之意。其時先大夫實刺深州，修孔廟，興樂舞，括義學廢田，大開書院，州人士忻忻向化。……及罷官，主講蓮池書院，於是教化大行，一時風氣爲之轉移。蓋河北自古敦尚質樸，學術人文，視東南不逮遠甚，自廉卿先生來講蓮池，士始知有學問，先公繼之，日以高文典冊，摩厲多士，一時才俊之士，奮起雲興，標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後相望不絕也。」

其時著籍成學之士，若賀濤、馬其昶、趙衡、李剛己、賈恩敏、王樹楠、柯紹忞諸君，皆足以開前啓後，發奮有爲，而爲吳先生儕輩中所獎借者，若嚴復、林紓諸君，亦爲一時特異之士，蓋吳先生宏獎人才不主一格，此蓮池學風之所以盛也。

黃氏來任蘇藩時，又於正誼書院內別設學古堂，以敦課古學。按吳中本爲文物之邦，自宋元以來，代有學人。清初則有惠氏父子，研治漢學，稱爲吳中學派。乾嘉間則有宋翔鳳、顧廣圻、陳奐諸君。洪楊亂後，學風稍息，黃氏之辦學古堂，成材頗衆，若胡玉緝、章鈺、年登老壽，皓首窮經，至今尙矍健無恙，爲靈光碩果，堪爲人師表者也。雷浚學古堂日記序云：

「吾吳夙稱人文淵藪，自乾嘉兩朝，上溯國初，其成名以去者固已千秋俎豆矣。就浚所及見，有專精經古，而不以科舉爲事者，宋刺史翔鳳、顧文學廣圻、陳徵君奐也；有從事科舉之業，而兼通經史者，吳侍郎鍾駿、馮官詹桂芬也。其時未經兵燹，郡城藏書家尙在，有無相通假，坊間多善本有用之書，有力者求之即得。老師宿儒未盡亡，學者有所折衷，故三十餘年前，吳中士風頗不同，兵燹以後，非其舊矣。大吏知其然也，設書局先刊朱子小學諸書，爲學者言行之本。十三經、廿四史以次告成。又搜集諸家經學、小學之書，有藏稿未顯於世者，刻印流通。其嘉惠後學之意甚盛，而寒士限於力者，仍難快覩也。前馮官詹爲正誼院長，嘗議及此，故官詹主講時，正誼書院頗有藏書。惜乎一人之力，捐書無多，未厭學者之求。今方伯貴筑黃公，深知寒士得書之難，於書院西偏，得隙地而經營之。建堂曰學古，建藏書樓，聚書六萬餘卷，招諸生有志讀書而無書可讀者，資以膏火，肄業其中。設



日記，每日所讀之書，有所得，有所疑，皆記之，以俟論定；而謬以浚之爲長。月終諸生彙錄所記，各條呈於學長，評是非，定甲乙；善者獎之，不善者糾正之；有跡弛不受約束者，則屏之，法至周也。

諸可寶學古堂記云：

「學古堂之建也，實維著雍困敦之歲，而落成於次年三月，時則貴筑黃公來蒞於蘇州。公好學愛士，不厭不倦；先以翰林告養日久，主講蓮池講席，儲書分課，繼輔，至今稱道之。蒞官後，百廢具舉，謂浙有詒經精舍，粵有學海堂。若鄂、若湘、若巴、若蜀、若豫、若章，無弗有藏書，督課之地，獨蘇大邦，闕焉未備，甚非誼也。於是句覈庫帑，得閒款如千緡，適創築室購書之議，度地乎可園，而基立已。可園者，水木明瑟，庭宇清曠，故爲正誼院長，涇朱贊善之所居，有記見小萬卷齋文集中。工既訖，次第恢拓……規模完美。會公權巡撫事，遂籌巨金二萬兩，常存典肆，歲取什一之息，以供用。聘學長雷深之先生主講席。高材生胡君玉緡、章君鈺爲齋長，任典守，兼陶之責，嗣復拔余及門吳生壽萱爲算學齋長，示有專家，察諸生之勤惰，而以時考其言行，則委監院吳校官履剛充之。以余爲詒經舊生徒也，於訓故詞章，六書九數，曾識途徑，撤令理董其事。又參做蓮池事例，訂定課程，率循罔越。開堂踰歲，敬業樂羣，彬彬可觀。公欣然曰：『吾之心力已盡，節目綱維，容多未備，惟後賢善

補苴之矣。」

黃氏所辦書院，蓮池而外，當推正誼之學古堂，刻有學古堂日記，碩人尙存，流風未息。若各地所辦書院，江蘇上海則有龍門書院，主講者爲劉君熙載。蕭穆劉融齋中沈別傳云：

「公諱熙載，字伯簡，一字融齋，江蘇興化劉氏，當道請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凡十四年以終。其主講龍門書院，與諸生講習，終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問其所讀何書，所學何事？黜華崇實，祛惑存真。嘗午夜周覽諸生寢室，其嚴密如是。自六經子史，天文算法，字學韻學，下至詞曲，以及仙釋家言，靡不通曉，尤以躬行爲重。嘗曰：『所貴於學者，求盡人道而已。』」

其在江西，則有經訓書院，李文敏洪鈞經訓書院改章原奏云：

「江西省城舊設三大書院，曰豫章，巡撫主之；曰友教，曰經訓，藩臬司主之。經訓溯於道光年間，臬司劉體重所建，他書院課時文，此則專課經解，古文詩賦，銜華佩實，相輔而行，法至善，意至美也。乃行未數十年，寢就廢弛，臣文敏在臬司任內，以其不實不稱，改課詩賦，思加整頓，旋卽升任。臣鈞抵學政任後，深究廢弛之由，力求振興之道，乃選士擇師，改章設課。約舉更定章程，大端有四：一書院向以甄別取士，現仿浙楚等省書院之制，由學政歲科試時，擇高材生，送院肄業。一非住

院者，不准應課，庶不至徒有應課之名，而無肄業之實。一聘延山長，不拘名位籍貫。一書院向無書籍，山長束脩，士子膏火，皆形菲薄，既議酌增，並多購經史子集，存儲院內，本年工竣後，以新章開課，經經緯緯，課藝頓覺改觀。江右搢紳，僉以爲宜，且請奏明定章，庶垂久遠。……」

按經訓書院，重建於光緒壬午，與課者有朱錫庚、郭宗翰諸人，刻有經訓堂書院文集六卷。

其在山東濟南則有濼源書院，繆荃孫自定藝風老人年譜云：

「光緒十七年辛卯，二月東撫張勳果公曜，招東游聘主濼源書院，院爲山東名勝地，小滄浪筆談，有垂柳、葦蕩、方池、鰲磐石、鐵獅峯五詠，今一切如故。……山東諸生，經學則膠州黃象拭，博洽則諸城尹彭壽，日照丁文瀚，小門人王崇文，詞章則世昌王鶴年，單蓉鏡，單步青，劉彤光等均優，是科大半中式。

繆氏之先，道州何紹基曾主講濼源。其後則有宋書升主講尚志堂書院，刊刻經籍，惠迪士儔，亦書院後起之勁也。

當時書院講學之盛，繼學海而起者，厥爲江陰之南菁，爲學使黃體芳所建。延黃以周、繆荃孫，主講其間，訓迪士子，提倡古學，以啓爲學之法；刊刻經解，纂輯叢書，以示讀書之門徑，傳古人之著述，勵士子之傳習。繆荃孫、黃先生墓誌銘云：

「先生諱以周，字元同，號傲季，浙江定海廳人，黃漱蘭侍郎，視學江蘇，建南菁講舍，延先生主講，先生教以博文約禮，實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門戶。常語門弟子曰：『前代之黨禍可鑑。』宗湘文觀察，建辨志精舍於寧波，請先生定其名，義規制，而專課經學，著錄弟子千餘人。」

又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云：

「光緒十四年九月，揚蓉浦師督學江蘇，招至邑城，命主講南菁書院。書院延兩院長，黃元同以周先生專課經學，荃孫分課詞章，諸生正額八十人，附額不計數。當時於督課經藝以外，兼繼阮文達學海堂皇清經解之業，篆刻續皇清經解，及南菁書院叢書，王先謙自定年譜卷中奏報歲試五屬情形，及設局刊書事宜云：

「臣昔於阮元所刊經解外，搜採說經之書，爲數頗多，抵任後，以蘇省尤人文薈萃之區，徵學官於儒門舊族，留心蒐訪，時有采獲。共得書近二百種，部一千數百卷。類皆發明經義，爲學者亟應研究之書，矧知寧蘇兩書局，近來經費，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於江陰南菁書院設局彙刊，曾函知督撫臣在案，臣已捐銀一千兩鳩工繕寫。」

是書刊刻既成，先謙復屬繆氏編南菁書院叢書，專刊有清一代考訂之作，書分八集。其第四五集，則選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僭登於作

者之林，此南菁書院所尤長者也。先謙返里後，復主講湖南思賢講舍，城南書院，嶽麓書院。先是淮南北鹽局，以曾文正公規復鹽綱，湘人受惠者多，鳩資建祠，郭侍郎嵩燾建議於祠旁爲思賢講舍，聚徒課學，申景慕之義，並刊刻經史諸書，以便利學子。延王祭酒先謙主講其中，其宗旨與南菁書院同。其時成均課士，亦尊經史，研治實學。張百熙成均課士錄序略云：

一國學舊事課藝，積數年一刻。乾隆六十年，法梧門先生官祭酒，刻課藝第一集。嘉慶九年，又續刻焉。……穆宗卽位，詔以經史策論課士，有留心時務，通知古今者，優獎之。伯管監事，翁叔平先生，宗室盛伯義，同里王益吾前輩，奉揚文治，奏舉入監肄業。天下喁喁向風，人才浸漸，萃於南學，至今日而益盛。百熙奉命來承諸公後，念士之講習所及，發爲文章者，必有可觀。適同里劉學正鉅，承翁先生命，哀集上舍生課作，以去取商諸百熙，因與同官崇君厚菴，熙君吉甫，相與扶擇，付諸手民。其文自制藝外多經史詞章之作，亦有涉及時務者，不敢整穆宗垂訓之旨。百熙爲祭酒之時，時爲光緒二十二年，正當維新變法之時，故士子課文，間涉及時務。其時爲祭酒者若王先謙、王懿榮，皆積學數品之士，而南學諸生極一時人材之選。南學講治實學之風，極盛一時，實前此所未有也。

以上所述，由學海誌經以來書院之建置，其課士之方，爰尊古學，以考訂訓詁爲

宗。此清代漢學家之所以養成；經師撰述，賴以刊刻流傳，實有功於學術，啓後人之景仰。然世變日亟，昔日之純談考證，已不饜人士之期望，於是治今文之學家起，而談西學之風興，此時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其能容納西學，仍尊故訓，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厥爲張之洞氏。張氏督學各省，所至以提倡學術爲宗，所撰勸學編書目答問業已家弦戶誦，不脛而走。陳寶琛張文襄公墓志銘云：

「始公典試提學浙江、湖北、四川，迄任臺帥，所至創立書院，以通經學古，提倡士風。謂求才必由於學，於鄂於蜀有經心尊經，於晉有令德堂，於粵有廣雅，比督楚復創兩湖書院。」

文襄所辦書院，最著者爲四川之尊經，廣東之廣雅。其課士宗旨，以與昔日之純主考據者，略有不同。四川尊經書院創立於光緒元年，至十一年制府丁寶楨復延聘王闓運爲院長，張之洞尊經書院記云：

「同治十三年四月，興文薛侍郎借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光緒元年春，書院成，擇諸生百人，肄業其中，督部叶貽吳公與薛侍郎，使之洞議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盡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比之洞將受代，始草具其稿，商推定議。」

文達所撰尊經閣記，討論爲學之法，其大旨在於定志向學，非爲膏火，讀書根抵，

在於通經，求學知要，不立黨援，反復討論，意極誠學。與文襄所撰勸學編，同爲近代教學法上重要史料。又王祖源尊經書院初集序云：

「張孝達學使之創建尊經書院也，其章程，諸生應課佳卷，帖示講堂，非以明不私，特以蜀士三萬，而院額百名，懸鶴國門，使學射者知所觀摩耳。戊寅冬，督學使者南海譚編修會跋其所刻蜀秀集，粗得包舉衆藝，表見羣英，識者謂與詒經學海相頡頏，三年鎔火，成學斐然，於此歎蜀才之善變也。己卯春，制府丁公（寶楨），攷程橫經課士，於是禮延湘潭王王秋先生，學本成天，言能化物，盡發何鄭之覆，直升屈宋之堂，豈曰今之學人，實乃古之達士。院生喜於得師，勇於改轍，宵旰不輟，蒸蒸向上，而先生樂其開敏，評改塗乙，不厭詳說，每一帖示，等石經之初立，若左賦方成，四方觀臨，刀簡複沓，學者既苦鈔寫之多勞，又恐魯魚之滋誤，請付梓人，乃成是集……」

王氏講學蜀中，響應最深，研經則搜大義而前支離，製辭則屏晚近而宗阮謝，啓迪後學，成材者衆。院中高材生若吳之英、宋育仁、岳森皆一時之選。其後若廖平之博綜今古，趙熙之擅長詞賦，蜀中學風藉以蔚成。張之洞之總督兩粵，其繼學海而起者，則爲廣雅書院，延朱蓉生一新主講其中，一新爲杭州詒經精舍之高材生，學極博辨，金武祥、朱君傳云。

一粵督張香濤尙書，馳書延爲肇慶府端溪書院山長，復延入廣州爲廣雅書院山長。廣雅規模宏大，張公所新建者，儲書甚富，山長專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兩廣東西高材生，咸請業焉。其論經學，深抑近時講西漢公羊之流弊，謂其競古荒經。其論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亦未嘗不分。迨及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道與藝分，豈知聖門設教，但有本末先後之殊，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別。少嗜濂洛關閩之書，中年以後涵養益粹。嘗謂：進德莫先於居敬，修業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由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聰穎尙新奇者，必導而返諸正大篤實，久之皆信嚮。」

廣雅書院，其影響粵學，雖未如學海之深，然彙刻古書，尤以史部爲繁，實有神於學人也。

往觀昔日，非獨書院足以提倡人材，卽窮鄉僻壤，苟有人提倡之，亦足以煥發人文。今姑舉一事：如獨山莫與儔，猶人官遵義府學教授，講授實學，從之者衆，門人鄭珍及其第五子友芝，均能通許鄭之學，爲黔中人望，中國之大，何地無才，苟有善導，不患無人，是其例也。

## 乙 近代書院學校制度之演變



吾曩所述書院以訓誥考訂爲宗，學子課藝均爲研經稽史之文，其稍具科學知識，僅有天算推步等類，然自雅片戰爭以後，門戶開放，外患日亟，又經洪楊戰役，國勢漸形不支，日俄交涉，發生於東北，英法侵略，繼起於西南，光緒甲午之戰，一蹶不振，時事蠲蟻，尤較昔日爲甚。然外人所持者爲兵甲之堅，科學之利，此非研經稽史考訂詞章，所能有爲也。於是非變法改制，效法歐西，博聞強識，學有專科，不足以圖存，爰有康梁新說之奮興焉。康氏講學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繼之梁氏講學於長沙之時務學堂，頗收時效。究其講學之旨，宗西漢公羊家學，而參西洋哲學宗教家之說，其課程則取顏習齋、李恕谷六府三事之旨，而取昔人六藝，改爲禮樂書數圖鎗。在今日視之，頗覺幼稚，然在昔日，已爲創獲矣。梁任公先生康南海傳云：

「先生以爲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於教育，乃歸講學於粵城，歲辛卯，於長興設費舍焉。余與先生之關係，實始於此，其時張之洞實督兩粵，先生勸以開局譯日本書，輯萬國文獻通考，張氏不能用也。乃盡出其所學，教授弟子，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爲體，以史學、西學爲用。其教旨專在激厲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慧，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於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先生講學於粵凡四年，每日在講堂者四五點鐘，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千古，以

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余生平於學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賜也。」

梁任公先生長興學記序云：

「至今大患瘡迫，南海先生憂之，講學長興里，著為學記，昭示來茲，愛同類以及異類，推孔教以仁萬國，啓超幸以燭火之明，得日月之照耀，道者講學長沙，仁智茲愧，懼大道之或墜於眇躬，乃敬將此書上石，以饋天下焉。」

是時湖南巡撫陳寶箴，學政徐仁鑄均甚提倡新學。仁鑄著有楷軒今語，見解極為通達。延梁先生主講湖南時務學堂，撰有學約，略仿歐西學堂辦督課諸士。著籍者若蔡鐸、范源濂、楊樹達諸君，於事業學術皆有所建樹。惟守舊之士，猝聽新說，一時大譁。若王先謙、樊德輝、蘇輿等人，乃羣起攻訐，視為洪水猛獸，著覺迷要錄，翼教叢編，深惡而痛絕之。王先謙自定年譜云：

「時工部主事康有為，以變法自強之說，聳動海內，朝野多為所惑。翁叔平尚書保薦有勝臣十倍之語，一時靡然從風。識者心鄙其人，然不悟其有逆謀也。陳右銘中丞寶箴蒞任湖南，余素識也，向以志節自負，於地方政務，亦思有所振興。會嘉應黃遵憲來為鹽長寶道，與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齡，合謀延有為弟子梁啟

超，爲新設學堂總教習，江標徐仁鑄相繼爲學政。學會報館，同時並興；民權平等之說，一時宣揚都徧，舉國若狂。學會之初立也，中丞邀余偕往，聽講者亦多，中丞升座首，舉有恥立志四字爲言，聞者洒然動容。其後余以事冗不能再往，宣講登報，愈出愈新，余始駭詫。葉煥彬吏部德輝以學堂教習評語見示，悻悻語連篇累牘，乃知其志在謀逆。獄麓齋長寶鳳陽等復具稟附批加案，請從嚴禁遏。余遂邀煥彬諸君，具呈中丞附錄齋長稟詞，請整頓屏斥，以端教術。中丞批詞含糊，但以衆紳有門戶意見，深自引咎。熊希齡及唐才常、譚嗣同、畢永年諸人，緣此橫目相仇，極意圖陷。會書院諸生公議，在學官傳集同人商立議約，釐正學術，語皆醇正，並無觸犯。徐學政聞之，卽飭學官究明倡議主筆之人，將加懲辦。余挺身獨任，徐遂無言。旋由時務學堂學生，呈控寶鳳陽等匿名揭帖，誣讒伊等，就寶等元稟，添砌多語，撫學竟准訊究懲辦。余函致中丞辭館，復書挽留。俞真軒中丞時爲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響之語，致王其辭館，有礙體面。中丞答云：「豈但辭館，我要參他。」蓋其時適奉中旨，官紳阻撓新政，卽行正法。陳語已伏殺機，而余初未悟，復函致撫學，抗論兩人，復信轉極委婉，時已八月初旬，康有爲事敗逃竄，亦自知不保也。一稟呈信函俱載虛受堂書札第一卷，一不數日而慈聖簾聽，撫學革職之旨至，向使康有爲爲邪謀得遂，國事不可問，余與煥彬且先落機筭矣。門人蘇厚

康孝廉與爲翼教叢編若干卷，於康造謀湖南悍亂備詳始末，亦佳書也。」

未幾戊戌政變，康梁均遭名捕，置身海外，時務講席中輟。陳徐二公亦旋被議去官。光緒辛丑，湖南巡撫由俞廉三繼任，俞爲守舊之士，乃停辦時務學堂，改爲求實書院，延湘潭黃舒爲廵軒爲山長。黃氏曾主講河南明道書院，承桐城方植之之學，以程朱之教，教誨後學。俞廉三明道書院約言序所謂：「將使多士，因委窮源，由儀衛軒以上溯濂溪，所謂尋墜緒之茫茫，挽狂瀾於既倒；湘學遂復於正，師儒之力也。」黃氏復以明道書院所講約言，刊刻行世，以教學子。其書凡爲卷三，爲目十二，上卷四篇，曰學統、聖功、廣業、格天，中卷四篇，曰勵志、循源、實實、求仁，下卷四篇，曰敬慎、守謙、鍊識、堅操。大旨宗主紫陽，取證方氏，復刻有求實書院學規彙鈔，以矯正士習，於是湘省學風，重辨香程朱擁護正學矣。俞廉三設立求實書院摺云：

「書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尙訓詁詞章。凡天文地理與兵法算學等經，並世諸務，皆儒生分內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於此，此是書院之與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勢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院所當有事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仰見皇太后振興實學造就人才，凡屬士林，莫不鼓舞，自當欽遵懿旨，切實奉行。查湖南省城各書院，所設齋房，僅數各本院肄習生所居，未能歸併，惟有就前經裁撤之時務學堂，原籌經費，另設求實書院，延

統中學教習三人，算學一人，西文譯學二人，分調通省各府州縣考選保送，甄穎  
拘謹生童共一百二十名爲率，嚴立課程，分科分班，朝夕講貫，定期考校，務求有  
裨實用，冀成遠大之材。」

是俞氏雖主廢學校，然於西語算學，亦未停授，時勢所趨，不能遏抑潮流可知。然自光  
緒二十七年以後，停止科舉，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  
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劉坤一張之洞變通政治摺云。

「奏爲變通政治，人才爲先，遵旨籌議奏陳，仰祈聖鑒事：一、設文武學堂，惟成事  
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學校，宋人始有書院之名，宋大儒胡瑗在湖州設學，分經義  
治事兩齋，人稱爲湖學，並未嘗名爲書院。今日書院積習過深，假借姓名，希圖資  
獎，不守規矩，動滋事端，必須正其名曰學堂，乃可鼓舞人心，蘇除習氣，如謂學堂  
之名不古，似可名曰各種學校，既合古制，且亦名實相符。」

於是書院廢而學校興，昔日書院制度，僅供學生探討而已。自光緒之季，放效歐  
西，創立學校，垂三四十年，其間學制，迭有變更，卓識之士，漸知學校功課龐雜，且過於  
機械，一人之智力有限，難以精工，是以學鮮專門，士乏良識，是吾國學界之一大缺點  
也。乃仿英國大學之制，及昔日書院之設，五四運動以後，北京大學爰有研究所國學  
門，清華學校有研究院之設，使學子得有專門之研究，思想有自由之發展，較近吾國

雖憂患頻仍，學術則不無進步，是均梁任公、蔡子民諸先生提倡之功，而研究院之制度，則猶具書院之雛形焉。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及課程大綱云：

「本院現時專任教授，為王國維（靜安）、梁啟超（任公）、趙元任、陳寅恪先生，講師為李濟（濟之）先生。

本院制度，略仿昔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故課程方面，分為普通演講，及專題研究二項。普通演講，為本院學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須選定四種，由教授擇定題目，規定時間，每星期演講一次，或二次，範圍較廣，注重於國學上之基本知識，專題研究則於各教授所指定之學科範圍內，就已志向興趣學力之所近，選定題目，以為本年內之專門研究。學生報考時，即須認定學科範圍（如中國文化史等）報考。取錄入校以後，即於所報考學科範圍內，與教授商定專修題目，隨時至教授處請業，題目不得隨意更換，以免有曠時雜鶩之弊。」

清華學校研究院，僅舉辦三年，招生三期，未幾，梁王兩大師均相繼逝世，研究院旋即停止，後乃改為大學畢業後正式之研究院。北京大學國學門最近亦改為正式之研究院，肄業期間二年至三年。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爰有中央研究院之設，此為造就專門人材，終身研究學術，以供獻於社會而設，與昔日之書院式之研究院，形質

不甚相同也。

蓋書院之制，吾國設立已久，積習日深，不能一無流弊。山長則虛應故事，生徒則徒事膏火，有終身肄業書院，而略無一長者。昔日討論書院之弊者，自袁枚、李兆洛，以迄張之洞、劉坤一，已言之甚詳，無繁備述。近人盛朗西中國書院制一書，舉書院之弊，約有數端，茲鈔錄於後，以見一般：

「語其通病，約有數端：一曰山長充數，不問品學，一曰士風浮夸，動做事端，一曰注意膏獎，志趣卑陋。清續通考所稱：山長以疲癯充數，士子以儂薄相高，其日夕呻唔者，無過時文帖括，然率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頭垂垂白，不肯去者。烏乎！朱子有言，「科舉不累人人，自累科舉耳。」夫書院非猶是也哉，誠慨乎其言之也！」

茲綜而論之，書院之設，雖有流弊，然而利弊相權，其可以表現人材，提倡學術，約有數事。

一曰人材之蔚起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患無人才之興起，而患無人提倡。即以吾是章所舉清嘉道後，阮氏建設書院情勢而論，夫羊城西泠，在阮氏未設立書院以前，人材本未若是之盛也，然自阮氏倡導以後，則人文蔚起，成爲考證之風，老師宿儒，至今不絕。河北學術，前有孫耿顏、李，後有河間紀氏，自是以後，則闡乎無聞，然自吳肇甫先生，主講蓮池，著籍之士，成學而去者不下百人。昔則沈寂，今則薩蔚，又何河北

之多材也。梁任公先生有學者與地理之分布一文，愚則以爲人才之蔚起，實由當局之提倡，觀於上例可知其略。

二曰學術之提倡也，於斯更有三說：

(甲)宏獎學術，以資策勵。昔日書院高材生，所撰論文，刊爲文集，如詒經精舍文集，學海堂文集，菊坡精舍文集，選擇課業佳作，刊布成書，亦猶今日之學報也。輯諸生著述，卓然可傳者，彙爲叢書，如南菁書院叢書，學古堂日記，亦猶今日學校所刊之叢書也。

(乙)流傳古籍，辨章學術。吾人近日讀書，漸覺其繁，然在昔日書籍多未刊行，古刊祕鈔，爲私家祕藏，學人不易覓讀也。不必推至古遠，卽以明代而言，如漢魏叢書，古今逸史，津逮祕書等書，今日視之爲普通之書，然昔日各書，多取諸豐坊，焦竑，毛晉各藏書家，擇其罕見之書，彙爲一輯，而在今日則轉成爲普通之本矣。又以經部而言，昔朱彝尊，紀映鍾有徵刻唐宋祕本書啓，其所列各書，大半爲謝肇淛，周亮工舊藏，當時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幾舉經部全刻之，阮氏刻學海堂經解，王氏刻續經解，有清一代經學著述，庶可略備；錢氏刻經坑，以補通志堂之不足；而張文襄之刻廣雅叢書，唐宋以來史部，大半搜輯完備，吾人欲治何業，苟尋其書，卽可知學術之源流矣。

(丙)集合羣才，從事編纂。大抵整理古書，纂輯詞典，取便學人，供人探討，其事



體大思深，非一人所能爲力；必藉公家之資，羣策共舉。若阮氏之刻十三經註疏，魏校、魏謙、魏謙等書，嘉惠士流，其澤無窮也。綜斯三端，則清代之設書院，有益學人，蔚爲風氣，從可知矣。

### 三 書院之課業及光緒間新舊學則之條議

夫設立書院，聚徒講學，學規課業，各有其宗旨。若明代東林、顧憲成、高攀龍之講學，弓溪，鑒於時勢日非，清議淪亡，其旨在於經濟致用者也。孫夏峰之講學百泉，主靜立誠，調和朱陸，其旨在養性教品者也。吾所述嘉道以來書院建置之沿革，以提倡實學，志在學術爲宗，其專爲人比課藝者固不具論。然自學海以還，書院之設，亦實繁有徒。其講學宗旨，亦甚廣博，難以備陳。茲舉阮氏、學海、張氏、勸學、編、及、康梁、長興、時務、講學之粹語，及葉德輝、蘇輿對於新學之抨擊，可以觀學術思想之流變者，揭要鈞玄，各評隨其得失，條陳於後。

#### (甲) 阮氏、學海、堂之課業，林伯桐、學海、堂、志云：

「儀徵公曰：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菴之正傳，或討論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名家詩筆。儀徵相國師，以經史訓迪多士，教澤既洽，一紀於茲。宜令學長於所課諸生中，舉其尤異，教以顯門治經，必始箋疏，讀史宜錄漢魏，各因資性所宜，聽擇

一書專習，或先句讀，或加詳校，或鈔錄精要，或者遠發明，學長稽其密疏，正其歸趣。

又錢儀吉氏曾主講學海，其講學之旨，與阮氏多同。錢氏言於總督盧坤，令設立專額課肄業生十名，課以十三經、四史、文選、杜詩、韓文、朱子書，每人專習一書，其事四條：曰句讀，曰鈔錄，曰詳校，曰著述。嘗校閱堂中課業，詩、吳文起、大戴禮記廣箋等書。錢氏之教，兼宗漢宋，故後起若陳澧諸君，均能博綜漢宋，精通經史，與地音律專門之學，為東南碩儒，而書院研治實學之風，則均由阮氏所興起者也。

(乙) 張氏尊經書院之條規，及勸學編之要語，當光緒初元張氏之創立尊經書院，其旨尚與嘉道以來講求考證之旨無大出入。至著勸學編時，當戊戌政變以後，時勢日迫，新學勃興，於是張氏乃不得不以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號召，其論學之旨，乃漸容納歐西科學，變更方法，與昔日尊經書院所述者已截然不同，茲節錄勸學編序於後。勸學編序云：

「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履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溢腕。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

舊，交相爲瘡，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鑿雜出其說，以煽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蕪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穢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

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遠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鑄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遠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懼為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觀南皮之說，誠為宏通之論矣。」

(丙) 康梁之新說，及徐仁鑄之輜軒今語：中西學門徑書七種，載有長興學記，輜軒今語及時務學堂約三種。其說獨樹一幟，一變昔日成規，在當日視之，頗有驚世絕俗之概。

(子) 康氏長興學記：康氏之主講長興學舍也，其著學記折衷，孔子推尊論語，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四言為至誡。乃以四言為綱，分注條目於下。梁任公



實則康氏之說，仍遵孔孟之旨，僅於課程略加擴充而已。

(丑) 徐仁鑄 輔軒 今語，其條理較為謹嚴，茲擇要節錄於下：  
一經學

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為考據訓詁所困。

經學當口說傳記二者并重。

經學當以通令為主義。

經學當先通春秋公羊傳。

左傳宜從史讀，不必作經讀。

爾雅說文等書可以不讀。

## 二史學

史學以通知歷朝掌故沿革得失為主，不可徒觀治亂興衰之迹。

史學以官制學派，二端為最要。

史學以民間風俗為要義。

史記乃一家之言，不可徒作史讀。

史公以後以鄭夾漈為史才之最。

九通當擇讀。

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

### 三子學

諸子之學，可與六經相輔而行。

諸子之中，有著書者，有不著書者，其所著書，有今存者，有今佚者。

諸子之中，可分爲兩種：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學皆出於孔子，宜先讀子學流

派各書，以知其大概。

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

### 四宋學

宋學爲立身之本，不可不講。

宋學宜先讀學案。

朱子書宜讀語類。

諸儒文集宜擇讀。」

（寅）時務學堂學約：其學旨分爲十目：一立志，二養心，三治身，四讀書，五窮理，六學文，七樂羣，八攝生，九經世，十傳教。後附功課詳細章程，已有近代學校制度之矩矱，茲列於后：

「第一節，本學堂所設之學，分爲兩種：一曰溥通學，二曰專門學，溥通學：凡學生

人人皆當通習，類門學每人各占一門。

第二節，溥通學之條目有四：一曰經學，二曰諸子學，三曰公理學，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

第三節，類門學之條目有三：一曰公法學，二曰掌故學，三曰格算學。

第四節，凡出入學堂六個月以前皆治溥通學，至六個月以後乃各認專門；既認專門之後，其溥通學，仍一律並習。

第五節，學生所讀書，皆分兩類：一曰專精之書，二曰涉獵之書。專精之書，必須終卷，按日分課，不許躐等，涉獵之書，隨意繙閱。

第六節，每日讀專精之書，約居時刻十之六，讀涉獵之書，約居時刻十之四，二者不可偏廢。

第七節，凡學生每人設劄記冊一分，每日將專精某書某篇，共幾葉，涉獵某書，某篇，共幾葉，詳細注明。其所讀之書，有所心得，皆記於冊上。若初學之始，心得尙少者，準其鈔錄書中要義，及所聞師友論說入劄記中，以當功課。惟必須注明鈔錄何書，及記何人之言，不得掠美。

第八節，凡劄記冊，五日一繳，由院長批答發還，學生入設兩冊，繳此冊時，卽領回彼冊。



第九節：堂上設一待問匾，學生讀書所有疑義，用待問格紙書而納之匾中，由院長當堂批答榜示。凡所問必須按切古人切問審問二義，凡其瑣屑不經，及夸大無當者，皆不許問。

第十節：劄記冊由院長評定後，按日填注，分數共分六等。最高者三分，次者二分半，次者分半，平常者一分，劣下者半分。凡每生每日最少必須有劄記或問疑，共二條。苟滿二條之數，即記半分，不滿者不記分，其善問者於劄記冊外，別記分數。第十一節：每月通記分數，以三十分為及格，溢分者給以獎賞，統記溢分之數共若干，照溢出分數攤算銀數求得。每溢一分應得獎銀若干，即依其所溢之數攤給。其不及格在三分以外者，應記出歸下月溢分數內扣補。

第十二節：每月設月課一次，每次命兩題，以作一藝為完卷，由院長閱定，分列等第，批給獎賞，仍記列分數，備大考時統計之用。

第十三節：每季大考一次，請學堂督辦官與紳董公同到堂彙考，將二個月內之劄記冊，待問格，及課卷三項，通同核閱，彙算分數多寡。其有功課精進，能自創新理，或發條例自著新書者，為異常高等，除原有分數外，仍可特加。合一季內功課之高下，列為一表，榜諸學堂大門，並登湘學報及湘報中，以示鼓勵。

第十四節：學生劄記問格課卷，皆擇其尤者，鈔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公諸天下。

第十五節，院長每五日講學一次，所講何學，當日榜示。講學之日，擇高才生二人爲書記，坐講席側，攜筆研，記所講。講畢，二人參合所記，寫出清本，交鈔寫人鈔兩分。一榜堂，一存院長處。」

總觀以上三說，不過略採西國學制，兼取新說。康氏之說且取釋氏耶教之旨，以附會孔教，然今日視之，已成陳蹟，未足爲異。然一時震驚，羣相詬詈，若葉德輝蘇輿輩，至不惜著覺迷要錄，翼教叢編以呵斥之，視爲洪水猛獸，無以過也。究之上列各事，以徐仁鑄輯軒今語，最爲嚴密，時務學堂章程，已趨於今日學校課程之途徑。徐氏之說，謂：經學當求微言大義，勿困於考據，讀史當通知歷朝掌故得失，官制學派二端爲要，及當知民間風俗，最有特識。惟云：諸子之學，多與西政西學相合，不免牽強附會，至謂近儒史學考訂之書，悉宜屏絕，尤有語病，固不免有葉氏之譏。要之葉氏爲人，雖不免固執，然其說亦有其理在，今約略陳之。其駁長興學記及輯軒今語謂：「其說謬無根之語，不一而足，如以訓詁爲無用，以考古爲大謬，以毛詩周禮爲僞經，以春秋公羊爲公法，以中庸爲孔子行狀，以諸子與六經並立，以漢以後無子書，陰排宋儒，以四方各有聖人，推崇異教，創亘古未有之新聞，竊孔子尊攘之成案，一時橫舍之士，相與播舌屏息，懵然不知其學之所自來。」窺其成因，厥有三事：（一）所以尙微言而摒考據者，以微言大義，可以比傳近事，故藉此以行其私。（二）近人多喜牽合比附，謂西人之

學，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害，致爲無謂。要之陸子靜所謂四海各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所以東西雖遠絕，而政學之暗符者，不一而足也。西人藝學原本希臘，政學原出羅馬，惟能繼續而發明之，遂成富強。我中土則以六經諸子之學，而數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積弱，學者不可不奮也。（三）駁讀書不可廢訓詁，謂公羊開宗明義，卽以訓詁解經。定元年傳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何注云：「讀謂經，傳謂訓詁。」公羊爲微言大義之所託，其重訓詁尤有明徵。若夫登來爲得，辨口授之緩急，主伐客伐，見發聲之短長。六經一日不亡，則聲音訓詁一日不廢。揅按中西學術，各有主要之點，本不可混爲一談，南海之說，好大惠功，喜合中西之學併爲一談，不無淆亂；卽後任公先生亦不主其說。葉氏之說，不無卓見，至其爲人，頗有可議，然其整理舊籍，輯佚補亡，其功實不可沒，訓詁之學，尤爲所長，至所撰覺迷要錄，則當時見聞之閉塞，固陋爲之也。

#### 四 吾人對於今日教育之感想

昔日書院，專課古學；今日學校，功課複雜。學有專門，已與學院不同。然而提倡學風，培植人才，其教育宗旨，不甚相遠。撫今思昔，有不能已於言者。

夫培植人材，在於提倡。昔朱竹君阮芸臺諸賢，誘掖後進，不遺餘力，故人材倍起，學日以昌，流風已遠，固無論已。語其近者，楨嘗侍梁任公先生之門，後進請業，凡有一

技之長，輒讀之不容口，瑕瑜之間亦不容相辨。故從學之士，無不自奮。梁師故後，聞蔡  
子民先生，亦嘉獎勵後進，舊都上庠，盡多才士，學術事業，建樹甚繁。今者人材缺乏，未  
見矯出，無千里之馬，故世亦無伯樂；然世未嘗無材也，雖有一二材智之士，吾未聞有  
人稱道之。某材智之士也，某有爲之人也。但吾恆嘗聞之矣，某也學無授抵，某也外謬  
百出，有屑微之疵，未嘗不加以齒冷，譏諷而訕笑之；及見其本人之來，而又羣相虛獎  
之曰：某先生人傑也，材士也，即昔日宏獎之辭，吾未之聞，呵責之語，亦未之見也。故雖  
負有可造之材，澄清之志，亦無人聞問，亦無人爲扶掖之也。則有志之士，惟技老荒江，  
寂寞自賞而已。龔定盦詩云：「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不羈之士，必不  
能盡中於規矩，吾願爲諸公誦之。

錢星湖之主講學海書院，教士各擇經史要籍，按日熟讀，撰爲札記。曾文正之教  
子弟，亦舉左氏國語史漢等八部書，令人誦習。吳肇甫先生之課蓮池，亦秉文正之法，  
熟讀基本之書。反觀今日之教育，現在科學日益繁重，故不能令人熟讀舊書，然亦應  
順序擇要而讀，庶可略知吾國固有習慣。今者初高級小學所授者爲國語，初中遽授  
以古代之文字，及入大學所授者，乃毛公鼎盤孟之文，更益深遠，未趨先步，試問莘莘  
學子能了解乎？若入理科，不讀舊書可矣。乃入文科，由普通語體之文，一躍而研究世  
間不經見之書，燉煌卷子也，金石文字也，小說戲曲也，史科目錄也，基本之書尙未全

讀，遂爾研究專門之學，此專門之學遍天下，而學日益荒蕪矣。

窺今日學風，造成之因，實由經濟之壓迫，莘莘學子其唯一之目的，希早有以自見。得一罕見之書，中祕之本，纂輯排比，暝搜夕鈔，不數日而成巨帙，一躍而為專門之學者，經濟問題，庶乎可以解決矣。

以速成之教授，授未入流之學子，教授者每能服學子之心。其治國學者，尚須參者尋書，稍自策勵。其研究科學，僅有英文之教本，探學子之識短，即可斐然於一時，而學子亦未識何者為善，何者為良，猶如盲人騎瞎馬，教育終未入軌道也。

大學教育有普通之學科，有專門之學科。專門之學科，須專任教授任之；普通之學科，須兼任教授或講師助教任之，此定例也。今也薄通一般之現象，為補足專任教授鐘點關係，即以史地學科而論，史學概論，史學研究法，此史地系之普通科學也，反以專任教授任之，而專門之學科，如中西交通史，金石學，邊疆史地之類，反倩兼任者任之，本末倒置，有是理耶！

在高中以下，講業問學須在講解；中學以上，理科講解以外在於實習；文科講解一途，實不甚必要。在於指導學子，應讀何書？應習何課？詮釋疑難之問題，改正研治之舛誤。蓋學者研究心得，不過數事，數月之力，可以授畢，而未經心者，未必能知其甘苦所在。逐日講演者，惟人云亦云之講說，學子聽教授講書，猶如觀衆之聽劇，某也講解

清楚，某也態度詭譎，此於教學法上或有值得注意之處，而於學術何干？此教育當局所應當注意也。

昔也吾嘗聞人格修養之一語，今者已闕乎無聞矣。所謂者知識也，所授者科學也；談及修養，則羣相笑之。蓋學術家有學術之修養，專業家有專業之修養。所謂修養者在內心力有安慰之意旨，對外有治事之步奏，此吾人所不可忽者也。今也一談及修養，則以為迂闊而難通，此又教育家所應注意者也。

國之強弱在於教育，有健全之教育，始有健全之國家。蓋立國之道，必有根本之教育，處平時可以建設事業，處亂時可以扞禦國家。民族之精神，即潛伏於平時。吾國立國四五千年，有治平之時，有亂離之日，設有外族來侵，吾人不惜破家扞難，粉身碎骨，以全力赴之。若南宋之節烈，明季之遺民，忠義常存，雖死猶生，此吾人所當馨香祝之。然此等忠義人格之養成，即操於平時，非激發於瞬刻，猶如建築禮堂劇院之設太平門然，如遇事變，而設太平門，則已無及矣。今日談教育者，鑒於時變日亟，乃有建設國難教育之說，此猶越王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意，立意固佳。然吾望不可因國難而教育，所謂國難教育者，即寓於平時之中，平時教育之養成，即可抵禦國難於無形，此則教育之本旨矣，吾因述近代書院制度之沿革，不禁連想近日教育之狀況，拉雜書之，質之高明以為何如？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夜深一時寫於舊都達子營寓廬之

堂

己亥春初

萬木草堂憶舊

盧湘父



時年  
九十二





萬木草堂憶舊

目次

自序

康簡知名

初游康門

教學舊法

草堂徒侶

草堂學風

廣州氣習

一——四

五——八

九——一六

一七——二〇

二一——二六

二七——三〇

輪值書藏	三一——三二
公祭陳曹	三三——三六
黃埔約游	三七——四〇
輔仁精廬	四一——四二
慶弔定例	四三——四四
討張宏範	四五——四八
著書被議	四九——五二
八股內容	五三——五六
八股舉隅	五七——六四

書院應課

六五——六八

任公軼事

六九——七六

婦孺韻語

七七——八二

滿城風雨

八三——八四

附錄

萬木草堂

八五——九四



## 自序

余嘗爲編年詩二百餘首。記自少而壯而老之事。不啻自撰之年譜也。又嘗爲辛壬雜事詩百十首。則記香港淪陷時期。所聞所見之情景。甲子北游。又嘗爲記事詩近三百首。此皆叙述之作。其文采雖無甚可觀。而昔人所謂詩史者。庶幾近之。至以文紀事。則有辛酉游記。記滬杭蘇皖之游。與其他之羅浮桂林丹霞等游記共十種。凡此皆身歷其境。而筆之於書者。其於舞文弄墨。而憑空結撰者。亦不無差別也。頃者。年老多閒。前塵如夢。每憶舊事。猶覺歷歷在目。而萬木草堂之良師益友。尤

不能去諸懷。記憶所及。錄而存之。所謂只以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乃何艾齡友弟索觀。謂有趣味。且自繕一冊。國洪因請付油印。以省傳寫之煩。竊思此兔園冊子。原不值大雅之一噓。而或者謂詩詞歌賦。煌煌大文。非不極耳目之娛。而究之甘脆肥醜。只一時之適口。錦綉纂組。亦外表之美觀。反不若菽粟之恒甘。而布帛之耐久。則此之實事求是。而樸素無華。或者猶有可取。然耶否耶。若自譽而實自嘲耶。謹自述以博閱者之一粲也。

己亥歲首盧湘父自序時年九十有二

### 康簡知名

予年弱冠後。卽聞康簡兩先生之名。時科舉方盛。學者必先應童子試。得入學爲博士弟子員。然後得與鄉試。故童子試謂之小試。如不入選。則雖老亦稱文童也。康先生以年壯。卽不應童子試。惟以監生資格應科舉。向例凡應鄉試之諸生。須先由本省學政。先考一次。謂之遺才。取錄後。乃得入科場。凡在廩增附諸生。及恩拔副歲優諸貢生入選者。十得其九幾。惟由監生考遺才。則百僅得其一二。乃康先生輒列第一。蓋試官素仰其名。故表異之。試場傳爲佳話。故予已心識之。簡竹居先



生名朝亮。爲順德簡岸人。早遊庠。向例學使每歲考。必試諸生一次。分一二三等。其取錄一等之前列者。得補廩生。廩生者。凡童子應試。必須由該縣之廩生保送。乃得入場。國家給以廩祿。謂之廩保。而考童亦須由廩保處填冊購票。乃得投券入場。故廩生之正項入息。每遇歲科兩小考。亦可得百十金。至於營私舞弊。如濫保槍替等等。花樣百出。則非正宗收入。不在此例矣。時簡先生歲考取錄一等第一名。應補廩生。惟取錄後須覆試作實。乃可照補。簡先生不赴覆試。試官慕其名。使人召之。亦不往。其言曰。歲試所以應功令。非以謀利祿也。

。由是試場又傳爲佳話。故余又心識之。兩先生雖未達。而其學問氣節。名動公卿若此。宜夫論者謂廣東近代學術。以陳東塾朱九江爲兩大派。而九江之學。又有康簡兩支云。

萬木草堂憶舊

四

初游康門

予家貧。不能常具修脯。故予兄弟從師。時有作輟。惟得力於庭訓者居多。年二十六。與袞袞兄在鄉。各爲童子師。藉羔雁以贍家費。袞袞兄已游庠。而予則文場蹭蹬。尙不能掇一芹。乃兄弟私議。非求學無以進取。時有崔方呂館者。崔則磬石太史。方則默谷。呂則緝臣兩孝廉也。於是請願於先府君。欲就學於崔方呂館。府君以呂緝臣爲拔湖太夫子之子。與有世誼。因俯從所請。予兄弟得所願。以爲從此致力時文。取青紫如拾芥矣。陳子褒者。與予有戚誼。且爲同譜。癸巳恩科中式。與

康師爲同年。康師第八名。子褒第五。爲五經魁之一。榜發後。同年大會。子褒與康師會晤。一見傾倒。卽執贄爲弟子。蓋子褒與任公爲友。任公先從康師遊。時述師訓。子褒已心儀之矣。至是子褒以予有求學之志。乃致書引與共硯。予猶豫未決。還問康師何如。子褒復書曰。上下三千年。縱橫九萬里。康先生盡之矣。余乃轉計。與袞裳兄分道而馳。蓋予兄弟始終共師。未嘗分硯。至是乃各行其是。又以此商之府君。亦欣然許諾。蓋府君爲九江弟子。與康師先後同門。亦有友誼也。余旣游於草堂。而康師或北上會試。或遠游山水。在堂講學之時間

甚少。惟是同門多績學之士。大率讀書已多。然後來學者。故雖爲朋友。而實皆我師也。同門亦絕不客氣。直諒多聞。兼茲三益。故予雖離師傅。而師傅更多也。

萬木草堂憶舊

八

## 教學舊法

清代沿明制。以科舉取士。科舉以八股爲主。八股以四書命題。故凡學者教者。均以此爲目的。而肄業之程序。亦由此而分次第焉。童子初入塾爲蒙學。先授以三字經。次爲千字文。次爲幼學詩。謂之三簿紅皮書。三字經爲區適子所撰。其書簡明。於普通之知識。四書五經十七史及五子之名目。亦歷歷舉出。且有勸學語。兒童讀之。使有根柢。惟周興嗣之千字文。無甚意義。只以千字不同。可以爲記號之用。然其書之大半尙順口。至末處則佶屈難讀。以此爲兒童課本。未免強人所難。幼



學詩上半。爲明代神童汪洙所作。餘則雜采唐宋詩。汪洙以童子驟得富貴。沾沾自喜。未免以利祿引人。似非教育之道。讀三簿紅皮書之後。開始授以大學中庸論語。次及孟子上下篇。而四書畢業。繼則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而五經又畢業矣。凡此諸經。只有呆讀強記。而甚少講解。惟四書則至入學三四年後。則必以爲早堂講本。蓋以此爲八股之題目也。在蒙學時。除讀書外。或課對偶。由二字而三四字。五七字。其學爲八股。則先爲破題兩句。漸爲承題三四句。課對偶爲將來試帖之預備。破題承題則爲八股之前奏曲也。年稍長。則入中館。五

經未畢者。或仍繼續讀經。而對偶詩文則漸進。對偶或爲詠物聯。或爲撐句。爲夾聯。所謂撐句者。標出二字以爲首尾。令學童造成一詩句。夾聯者。標出二字以爲聯語之首尾。使學者造成一聯。殆如今之詩鐘。此皆爲兒童學習試帖之預備也。至其學爲八股文。則以蒙學時已能破承題。則連續學去。破承後之下一段。謂之開講。開講者。將全題之大意。爲之開宗明義也。其字數不得過多。故連破承而言之。總名之曰前七行也。開講之後。有領題數語。領題者。述本題之上文。或本題之來意。而領起之也。領題之下爲提比。其命意當在題前。蓋八股

須分前後。不能一口吸盡西江水也。提比兩比相對。成一長聯。提比下有出題數語。將題字說出。或留其半亦可。出題後爲中股。又一長聯語。至是寫出題之正面文字矣。中股後如有題字尙未出完者。可於此處出之。否則可以直接尾股。尾股者。篇之末處。亦一大長聯。題之正面或餘意。均可盡情發揮。尾股之後。有落下數語。八股之例。篇中不能涉及題之下文。違者謂之犯下。爲八股文之犯法者。惟篇末之落下。則可以說到下文。蓋開講末之領題爲來龍。此則爲去路也。中館之學生。大都年在十三四。則爲完篇。完篇者。能作全篇八股文也。中

館之後。有所謂大館者。多設於都市。而鄉間無之。蓋都市爲四鄉雲集之地。而應試之所在也。蒙館中館之生徒。均每人一書案。同聚於一堂。而師則居中督課。每早晚兩次講書。早堂講四書。晚堂講時文。或古文。或詩賦。每月課文。或四次。或六次。不等。謂之課期。每日或有小課。或對偶。或試帖。或八股之一小講。無所謂星期休業。惟逢端午中秋冬至清明則放假。其開學多在正月中。散學則在十二月初。餘則惟教師應試時。則停課耳。大館之教書。必爲科甲中人。其時無所謂學校。直稱姓名某某館。初時多一師獨教。其後則有合館之法。

如吳何合館。則吳曉帆太史與何濟雲孝廉也。呂何合館。則呂贊臣與何濟雲兩孝廉也。崔方呂合館者。則崔磐石太史與方默谷呂緝臣兩孝廉也。大館之規模。與中館異。館中設房所百十區。多者或數百區。來學者各佔一房。閉戶自修。惟早晚兩堂。則擊梆三通。諸生登堂聽講。每月課文四次。然聽講與否。應課與否。聽其自便。非如中館之教師。坐堂而監督也。大館專教八股。以應科舉。學生亦專爲八股科舉而來。故開學每在二月。而散學則在試後。歲科兩年。則在學政巡試到廣州後。時約六七月。逢子午卯酉。爲鄉試年。則在八月完場後。卽

便散學。各自歸去。大館例講四書。必在試前講畢。至試場過後。仍有四書後講某經之布告。然亦具文。講者難。聽者亦不易矣。大館亦有搭課者。不必入館。但逢課作文。正課生修金。每人每年十兩。特異者則廿兩。然亦少數。搭課生則較廉。或十圓不等。教師之講四書。不在發明經義。而專爲八股。予業師歐陽海珊孝廉。熟讀八股最多。每講至四書某章。則歷舉某人之某句題文如何。其佳處誦之如流。予服其強記。而竊歎屢代文人。乃疲精斃神於此。所以籠絡英雄。而銷磨其歲月者。爲計至工也。至於考試之法。縣試七場。府試七場。院試又

二三場。一年之光陰。盡耗於試場中。年年有希望。而年年復失望。試之又試。年復一年。而齒搖髮落矣。科舉廢而學校興。從前讀書之法。多有未知者。故略述之。然科舉八股既罷。而輟經不讀。於是有廢經黜聖之慘。是又法立弊生。當如何挽救之。是在有轉移風氣之責者。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然。此風果奚自來哉。噫。

草堂徒侶

康門弟子。其全盛時。數以千計。蓋徧於各省矣。然在光緒甲午乙未兩年。仰高祠共學者。則約爲五十人而已。原有同窗錄。惟因鹹蝦欄之事。恐被株連。故急燬之。其後有無復輯。則未知也。仰高祠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諸同學之姓名。尙能

約略記憶。今述其梗概。則有如下之諸君。梁任公

名 晉 通 稱 梁 卓 如 任 公 周

其 更 字 仲策 啓 勛 麥孺博 孟 舉 曼宣 仲 舉 曹仲儼 頤 著 著偉 著 劉青崖 孝實 諸昆仲

。而仲麟 啓 勳 君力 田 啓 亦任公之從昆弟也。林慧儒 著 徐君勉 勳 韓氏

同學者。亦數人。韓樹園 文 舉 雲臺 叔河 菱甫 諸韓皆番禺之古墳人



也。陳子褒榮與予有戚誼。引予共學。予又引容任秋來學。黎

硯詒

祖健

原爲子褒弟子。亦引爲同門。陳蔭儂和與師戚好。康同

和同勤。皆康師姪輩。張伯蔭祖勳張硯瑜遠亦從兄弟。草堂中戲

呼爲大將軍二將軍。蓋以粵語張將同音。硯瑜長而伯蔭次之也

。歐渠甲

渠

王鏡如

任

陳禮吉

秋

潘鏡涵潘夢岩

炎

鍾玉文

實

鄧仲果

李鎮坡杜樂三許作韶等。及甲午秋。康師在桂林講學。有龍伯

純

深

龍贊侯

綸

程式毅

史名

况仕任等。皆同時徒侶。其餘或

先或後。其數不可勝計。多未認識。更非記憶所及。惟近年如

伍憲子

莊

鄭紹覺

洪

張智若

華

江霞公

孔

鄧元翊陳介叔輩亦時通聞

問。在日本同事。有鍾卓京。勞伯燮。李綬卿。羅孝高。羅伯雅等。別後亦少見及。六十年人事多變。杜少陵云。訪舊半爲鬼。而驚呼熱中腸矣。乙未以後。學徒尙多。而陳重遠（煥章）獨專力於孔教。尤爲特出。當其由進士館游學美國。卽以英文著孔門理財學。得哲學博士。世界宗教和平會開會於日內瓦。重遠出席演說。并以國語讀禮運大同一章。卽推爲副會長。上海尙賢堂教士延之演講。其講稿卽成孔教論。所辦孔教雜誌。經世報。皆演孔之作。在北京辦孔教大學。創孔教總會。其支會徧布於各地者百三十餘處。一時稱盛。其後在香港創孔教

學院。余與共事多年。志同道合。此又草堂之特殊人物。尤不能忘懷者也。

### 草堂學風

朱九江先生之學規四條。其一曰檢攝威儀。草堂亦以此爲訓。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故威儀尤爲朋友所當注意也。萬木草堂之威儀。有足述者。凡上堂必穿長衣。雖祁寒盛暑。無短衣露足者。爾時之藍夏布長衫。散禪脚。爲康門之尋常裝束。俗人一望而知其爲康門也。康師每次講授。必先標講題於堂上。屆時擊鼓三通。學生齊集。分東西鵠立成行。康師至。左右點首。乃升座。學生依次分坐。中爲師席。兩旁設長桌東西向。時大館之講學也。每擊木梆。如鄉間之擊柝然。而草堂則

擊鼓者。以大昕鼓徵。入學鼓篋。俱見於禮記。鳴鼓而攻。又見於論語。可知擊鼓集衆。亦猶行古之道耳。康師講學不設書本。講席上惟茶壺茶杯。餘無別物。但講至及半。館僮必進小食。點心粉麵不等。蓋康師娓娓不倦。輒歷二三小時。耗氣不少。故須食料以補充之。諸生聽講。各攜紙筆以記口說。或交易以通有無。蓋各人之所記。互有詳略也。甲午春。先生公車北上。乃將書目答問。擇講一過。俾學子求學。自識門徑。可以歸而求之。康師所講。多爲學術源流。然亦偶及八股。嘗講管輅山及袁太史兩稿。學生各設日記簿。內分專精涉獵兩門。

學者各以當時所讀之書。或質疑問難。或發爲言論。每星期繳呈。先生爲之批答。又時分班召見。考問所學。而諄諄訓誨。論語謂有酒食先生饌。朱子釋先生爲父兄。康師則先生父兄。合而爲一矣。康師好遊。若在尋常書館。則諸生之放蕩可知。而草堂則不然。師雖不在。而諸友之講貫不輟。或聚而會講。各就所得以演述。予淺陋無所發明。主講者多爲同學之前輩。如君勉鏡如慧儒任公等。予則惟有聽受而已。時康師方著孔子改制考。諸生分任編輯。各就所讀之書。按類採錄。故康師集其大成。而蔚爲巨觀。學生有讀書之益。而康師亦得著書之便。

利焉。康師博聞強記。迥異尋常。然亦非全恃天資。其學力實有大過人者。嘗命門人爲之檢拾叢殘。予見其手錄之資料甚夥。而其所棄置之稿。亦盈兩大圓籮。隨即以付灰燼。乃知古人所謂過目不忘。所謂一目十行。或五行俱下者。殆亦涉於夸張耳。康師舉動嚴重。未嘗見其交足疊股。上堂講授。歷時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先生掌軟如綿。予嘗在私室習字。先生忽至。予急起。先生止之。卽把予手教我。以此知先生之掌特異。予嘗聞相士言。掌軟如綿。一生衣食無虧。相法殆有驗歟。總之草堂學風嚴整。無當時陋習。故咸以爲怪。蓋

少見則多怪。實則無他異也。予嘗任教於日本橫濱之大同學校。時生徒尊師。或相遇於道上。必旁立垂手。俟先生已過。然後敢行。予每出遊。亦須注意。遙望有成行排列於道左者。則必與之點首爲禮。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大同學生之此種儀節。蓋受禮教之薰陶歟。然時事萬變。不知今復何如也。記曰。禮以安上下。定民志。又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又曰。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教一去。則秩序大亂。上下不安。而民志不定。而敗國喪家亡人隨之。不知當局者。其亦深長思否也。





## 廣州氣習

清代以科舉取士。而科舉以文字爲去取。士人視此爲進身之階。故咸致力於文字。務求其工。藉以博取科第。惟所謂文字者。文則八股。字則小楷而已。八股文以清真雅正爲尙。又不得涉及三代以後事。故學者之讀四書。只爲八股之題目。讀五經。只爲八股之材料。而三代以下之書。皆可以不讀。其禁錮人民之聰明。統一人民之志向。可謂巧妙極矣。廣州一大都會也。衙署林立。商賈輻湊。凡求富貴利達者。莫不雲集於此。於是所謂大館者。亦雲蒸而霞蔚。然科舉以八股。士之求學以八

股。故教師之講授者。亦無非八股。而其餘之經史詞章。渺有提及。若夫仁義道德。心性理氣。與夫修己治人之道。持身涉世之方。則概在不論不議之列。非學者之所求。更非教者之所重耳。大館之設。由科第中人自辦。或約二三人同辦。謂之合館。維時報紙未盛。未有告白一事。其招生之法。則每於各城門之甕圈內。標貼長紅。其文曰。某某年。某某老師。榜名或貢名或甲名某某館。在某街某處。下署及門同啓。實則教師之自啓。而托之及門也。大館內或百十房。多者。或數百房。學生人佔其一。全年每人修金。普通以十兩爲率。房租則四五圓

不等。教師與學生。惟開學時一見。餘則少有會晤。每日早晚兩次。登堂講授。早則四書。晚則八股。或詩賦雜文。每月約四次課文。時未有星期休息之例。故即以課期爲休息。是日停講矣。教師雖講授。雖課文。然學生之聽講與否。應課與否。教師故不問也。早晚擊梆三通。學生齊集環坐。衣履不一。多有短衣露足者。教師上堂。學生多起立。或幾如原壤之夷俟。教師固不敢叩其脛。惟有熟視無睹。或俯視教本。喃喃自語而已。除聽講上堂而外。勤者閉門自修。尙無越軌行動。而不肖子弟。往往借求學爲名。博父兄之金錢。以任情縱欲。甚者或

吸鴉片。或聚賭博。入乎其中。幾如一開之市。載號載嘯。怪狀百出。殆不知其爲學校。蓋小販之營業者。亦雜遝往來也。至於科場舞弊。亦每在此中活動。可謂極學界之奇觀矣。近世進化。每談平等自由。佛教侈言平等。然僧寺之階級甚嚴。予在日本。偶隨衆坐禪。見有僧徒執警策以警衆。不得稍有惰容。則其爲不平等不自由極矣。竊以爲當時廣州大館之氣習。乃平等而眞自由。然此不過諧談。實則與顏子之四勿。相去遠甚。彼不自怪。反以康門學風爲怪。此眞大可怪矣。

### 輪值書藏

萬木草堂藏書。凡數萬卷。分貯百餘箱。藏之一室。加以扁鐫。由同學次第輪值。管理其書。專供同門之借讀而參考焉。例以一人每月輪值。借書者向當值人聲請。借取某書。由當值人檢出交付之。借書人則書名於書藏簿記上。還書時。則注銷之。每月終。例將各借書一律繳還。檢查書藏一次。如欲續借者。則從新登記。而輪值者即於此時交代焉。書藏各書多善本。半由康師借出。其餘康師之友好。亦多貽贈。歷年同學諸君。各有捐送。故集合而成鉅觀。輪值者頗負重責。蓋污損或遺失。

當值人均不能辭咎。且事頗煩瑣。又妨礙自修。故多不願當值者。予則樂此不疲。蓋幸藉此機會。以窺中祕。蓋各書多爲市肆所無者。惟於此中得之。同學多閉戶自修。惟予則於書藏中自修也。李諱有言。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予則有百城之樂矣。古人有耽讀而玩市者。今則市肆所無者。予更得之。其爲幸更何如也。豈知予離校數年。經戊戌之變。康師被抄沒。而書藏亦散。然秦焚之後。如梁之廣陵。隋之嘉則殿等。書籍之厄不少。萬木草堂之書籍。特其小焉者耳。

公祭陳曹

陳禮吉。

子曹著偉。

祭

爲康門高足弟子。予初入草堂時。禮吉

已患病。似是肺癆。而著偉固精神奕奕。而議論風生也。不意

未幾著偉作古人。而禮吉亦隨之而長逝耶。兩君於師門從學最

早。天資絕特。師常有助我起予之歎。新學爲經考。兩君贊襄

編輯。得力甚深。禮吉更以整頓同人局事。積勞成疾。今先後

凋謝。康師傷之。乃爲位於草堂。率同門而公祭。先生素服摘

櫻。

時戴紅櫻帽。則以白布冠。

凶事讀祭文。悽愴欲絕。同門林慧儒。梁任

公。徐君勉。王鏡如等。均號哭。蓋諸君爲長興里同學。交誼



更深。餘則交誼雖淺。然爲所感動。亦不知涕之何從也。昔者  
顏淵死。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子路死。有覆醢之事。亦曰天  
祝予。古人師弟之感情。有不能自己者。憶予先府君諱麟字與  
堂兄端臣。諱均嘗從朱九江游。與同邑唐傑卿元朱緝卿文劉雲  
樵成容漢三思容子麟仁區鶴洲德區瓊石瑞潘次岩宗潘紫珊其諸  
世文俱同時共學於禮山。其後結爲同譜。及朱九江先生之喪。  
康簡兩先生。固極致力。而先府君與同門諸君子。亦爲之助。  
如營喪葬。立碑記。輯遺書。建祠堂等事。時予年尙幼。亦有  
所聞焉。今之公祭陳曹。亦是師友之厚誼。可以振厲末俗者。

著偉與兄仲儼弟俱同學。然皆寒素。著偉家徒四壁。遺一妻一女。女幼稚。不能自存。林慧儒慨然撫其遺孤。妻乃傭力自給。其後聞并以其女爲媳。夫童養媳固非雅事。而茲之義舉。又當別論者耳。

萬木草堂憶舊

三六

### 黃埔約游

黃埔水師學堂。聞其設備甚美。有倡議參觀者。一時屬而和者十餘人。予亦隨聲附和。遂隊而去。黃埔離城不遠。小輪往來。一小時可達。船費每人一角。亦甚廉也。登輪後。雄辯高談。歡呼樂甚。無何。舟人收船費。乃有不名一錢者。問之。則曰。予以爲倡議者自有辦法也。及問倡議者之爲何人。則衆目蹊蹊。茫然莫得其主名也。幸予所攜略多。乃借與之。一可笑也。既抵黃埔。問誰爲嚮導。則又無有識途者。於是問路乃達。又一可笑也。既抵水師學堂。逡巡未入。問誰有認識學堂中

之人者。則又茫然莫對。實則十餘人皆未嘗到黃埔。皆未識水師學堂。並未識學堂中人。而學堂門禁甚嚴。不能隨意游覽。故不得其門。惟有望門興歎。廢然而返。此更一大笑話也。然予於此得一大教訓。知凡辦一事。不可盲從。必先自己明瞭。乃可着手。且此事雖屬衆人。而任事者必引爲己責。不能以爲衆人共任。而互相推諉。且凡辦事。必在事前具有條理。然後著手時依次序做去。乃能有成。予不才。未嘗擔任大事。惟在鄉族所辦。如修譜修祠。編鄉志。辦善堂義學及水泵。凡此等事。亦必先有條理。依次做去。故黃埔一游。輕舉妄動。鬧出

種種笑話。而予於此。反得了不少教益也。曾文正云。凡用人當取其多條理而少大言者。斯真閱歷之言。而小子狂簡。志大而略於事。孔子所以思歸而裁之也。

萬木草堂憶舊

四〇

### 輔仁精廬

甲午乙未。萬木草堂同學。尙不滿五十人。徒侶未盛。君勉任公。慧儒。鏡如。樹園等。欲開講學風氣。以期得朋。因爲科舉時代。故仍以會文爲名。用輔仁精廬名義。號召各校。假座於西湖街之某書室。開會聚談。來會者百餘人。時韓雲臺與梁任公合館於衛邊街。生徒數十。亦在會中。惜事屬初辦。未有條理。徐梁王韓林諸君。八面週旋。脣焦舌敝。其結果命題會文而已。題爲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文卷近百。彙送潘嶧琴太史<sub>折欄</sub>評閱。太史不列次第。惟選其佳卷。以九州名號列其卷



首。餘則不復列號。九州之次序。原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予卷列一冀字。置之卷面。殆卽首選矣。君勉得徐字。徐而得徐。亦巧合也。時以前列數名。刻板印贈諸友。惜久已散佚。予之原文。亦已不知去向。而輔仁精廬。如曇花一現。未幾而風流雲散。此則乙未之事也。

### 慶弔定例

藍田鄉約。有禮俗相交一條。蓋從禮從俗。皆必有交際往來之事。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康先生以爲同門日衆。則朋友往還。慶弔必不可少。然人有貧富。性有奢儉。若漫無規定。則厚薄相形。殊爲未便。且或有艱於資。而竟至廢禮者。亦非朋友之道。乃爲之規約。凡慶事則每人半角。弔事則每人一角。遇有吉凶。則同學彙集致送。而當事者亦無庸答禮。於是一律奉行。而慶弔不廢。竊以爲草堂此例。大可推行。曩時物賤銀貴。此一角半角。自可照辦。今雖時勢不同。亦宜酌量變通。總之

從廉做去。使普通人家。亦不至十分吃力。凡事相形優絀。則難以爲情。若一律若此。則雖薄亦不以爲異。近時風尙。日趨奢華。婚喪之事。莫不誇多鬥靡。富者作俑。貧者效尤。在富者僅拔其一毛。而貧者已竭九牛之力。如欲還淳返樸。宜先從各社團各自定例。以爲倡始。則附和者必多。有心世道者。其亦有同情歟。

### 討張宏範

萬木草堂。在廣府學宮之仰高祠。祠爲奉祀廣東名宦。如吳隱之宋璟等輩。凡木主數十。卽在講堂中。同學不甚留意。一日諸友聚談。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神座。忽譁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視。議論紛起。任公弟仲策。年方十八。少年氣盛。躍登神樓。將木主捧下。急覓廚刀欲砍之。陳子褒止之曰。勿爾。彼未知罪。俟我宣佈其罪狀。然後行刑。乃援筆大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寡。促宋室之滅亡。猶復勒石崖門。妄誇己績。陳白沙曾以一字之

貶。嚴斧鉞之誅。乃復竊位仰高。濫膺祀典。若非加以顯戮。何以明正典刑。爾肉體幸免天誅。爾木主難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之外。毋污中土。此文草畢。子褒向衆朗誦二過。仲策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衆議將碎片。交廚人付諸烈焰。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事雖近遊戲。然亦有教育意味。朱九江學規。有崇尚名節一條。康先生亦以此爲訓。九江之名節。在登第時。不肯屈節而完卷。以致三甲。出使蒙古有功。不受蒙古禮物。又不受督撫之保舉。已可見端。張之洞請康先生勿攻古文。願養弟子以萬鍾。又某黨欲引與共事。及袁世

凱之利誘。康先生均不爲動。亦可表見一二。故其講學。於黨  
錮東林。極力表章。以重氣節。同門亦以以此相砥礪。戊戌政  
變。六君子之不屈不撓。遂至殉難。同時被捕者。有錢維演程  
大璋。提訊時。有工人謂可誘捕康先生。程蹴之曰。汝賣主耶  
。承審官愕然。曰此必康黨。欲殺之。或曰。此瘋漢耳。遂釋  
之。其餘如徐君勉與諸同門之種種救國義舉。與夫唐才常之起  
義。蔡鐔之倒袁。皆任公弟子。而皆受康師崇尚名節之教者也  
。

萬木草堂憶舊

四八

### 著書被議

先生著新學僞經考一書。提倡今文真經。而排斥古文僞經。以爲西漢皆今文。古文出於東漢。皆劉歆所僞造。藉以詔王莽。莽改國號曰新。故謂之新學。非新舊之謂也。蓋自鄭康成說經。糅雜今古。故經之真僞。久已不能分辨。自新學僞經考出。通儒多賞識之。俞曲園得見此書。嘗致書與先生。謂論孔門。不在禹下。其推許極矣。此書初出。海內風行。各有翻印。凡五版。徐仁鑄督學湖南。以之試士。然篤信許鄭者。則大肆攻擊。汪鳴鑾侍郎。於典粵試者。授以此書。屬凡持是說者勿取。



。張之洞請勿攻古文。願養弟子以萬鍾。先生不爲動。御史褚成博。草疏付給事中余聯沅劾奏。謂爲惑世誣民。非聖無法。且謂取字長素有長於素王之意。其徒更有超回軼賜等號。請下令燬板。並禁其講學云。有旨着粵督李瀚章查辦。幸李文忠、翁文恭、黃紹基、文廷式、沈曾植、曾廣鈞等爲緩頰。於是李瀚章覆奏。爲之辨白。謂新學僞經考一書。大旨以古文經爲劉歆僞造。欲以詔附新莽者。多引證據。尙非非聖無法。至長素二字。實取文選陶徵士誄弱不好弄長實素心之意。非謂長於素王。其徒亦無超回軼賜等號。於是得旨燬板。不復深究。時徐

琪爲廣東學政。粵督覆奏。聞撰自徐手云。當先生之被劾也。謠言紛起。先生乃漫遊桂林。奏禁其講學。而先生乃在桂講學。從學者甚衆。龍澤厚龍煥綸況仕任程式毅等先後從遊。先生於講學之際。成桂學答問一書。而桂林山水。亦多其遺跡焉。是年更遊羅浮。同門葉湘南。在酥醪爲道侶。先生乃與之偕。攜一僕自隨。湘南以與師長同行。其旅費應由學生供給。乃將旅費交僕人。屬勿動先生囊橐。而先生以爲此游爲自己主動。賴門人嚮導。不宜令門人破鈔。亦屬僕人支給。勿問湘南。豈知僕人兩聽命。乃從中而漁利焉。師生各行其是。不相關照。

久之乃覺。而僕已他往。先生歎曰。上下相蒙。難與處矣。新學僞經考至丁巳重印。只稱僞經考。不復用新學二字。其題詞曰。光緒辛卯。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燬板。戊戌庚子兩燬板。丁巳冬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然以消流甚廣。至民國二十年。文化學社乃重印。仍其名曰新學僞經考。錢玄同爲之序。多所稱許。亦間有辨正。文長凡四萬餘言。自言在俞曲園處。得讀此文。卽大佩服云。

## 八股內容

科舉以八股取士。行之數百年。其四書之文題。重出者不知凡幾。試官命題。各出其智巧。以避剿襲。於是花樣百出。而有種種文題之不同。有時文備法一書。說明各種文題。并其作法。而選錄一二篇。以爲程式。其文題種類。不可盡憶。但其大略。尚可約述。其大端兩大類。則大題小題也。大題者。文義完全。或全章。或一二章。或一節。或單句。或二三四句不等。總之語氣未有割裂者。至於小題。則五花八門。許多種類。有所謂搭截題者。或截去上文。而搭入下文。或搭去下句。而

截去下文。總之或藏頭而露足。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夫文以載道。八股以四書命題。號稱代聖人立言。而乃侮聖人之言。可謂經籍之蝨賊。而文章之妖孽矣。其餘尙有所謂虛冒題。縮脚題。橫擔題。小典題等等。不可勝數。若夫兩扇三扇四扇等。尙覺光明正大。屬於大題一類。尙無支離破碎之弊。大抵鄉會二試。命題猶循正軌。惟小試則學使歷各府州縣。題目繁多。不能不各出心裁。以避重複矣。制義叢話。有一段歌詞諷刺八股者。其詞曰。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

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臂高低。口角歔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日昏迷一世。縱教他博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以上歌詞。兒時所聞。至今讀之。猶可發一笑也。

萬木草堂憶舊

五六

## 八股舉隅

八股爲從前試士之文體。其後已變爲三股六比。而八股之名稱如故。自戊戌維新。廢八股。而改試策論。至於今日。人雖以八股爲詬病。而究不知八股之爲何物。蓋世異時移。所謂八股之人才。亦幾零落殆盡矣。余旣爲八股內容一篇。略述梗概。然八股之全貌。或者尙未明白。今更選管世銘之八股文一首。淺白說明。庶幾於此中情狀。可見一斑。管世銘者。字韞山。一字緘若。清乾隆時舉人。初任軍機章京。旋遷御史。時和珅弄權。世銘卽草奏欲劾之。軍機大臣阿桂聞之。急調之返軍機



世銘不得奏勳。憤憤不平。阿桂曰。時機未可。徒取罪戾。宜留以有待也。觀此。則管氏氣節之光。不特文章之美而已也。孟子謂謙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其人可傳。則其文更可傳爾。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以四書句為題  
作者管世銘

破題 聖人興歸魯之思。而屬望於狂士者深矣。

此二句是破題。只  
許兩句。不能多。

承題 夫夫子之歸。豈徒歸哉。特有吾黨在也。唯狂且簡。惡

可以小子而忽諸。

此款句是承題。三四五  
句均可。以下是開題

開講

昔孔子轍環天下。二三子從行之外。其留於魯者。尙多  
侷儻非常之才焉。子之不歸。吾黨之所思也。（起）雖  
然。子亦曷嘗須臾忘吾黨哉。（轉）倦遊思返。情見乎  
辭。非懷其地。懷其人也。非懷乎委瑣之人。懷乎卓犖  
之士也。（收）

以上差開講。開講下原有領題。本題有上文者。則由上文說到本題。若無上文則將本題之來意作領。

領題

子之舍吾黨而周流者。非爲行道計乎。願齷齪者既不足  
以語之。而磊落奇偉之人。又相率爲高隱以絕世。道之  
不行。子所知矣。遲之至於在陳而志始決也。曰歸與歸

與。

此是領起，先領起開象之意，而略中針客狂簡二字，以下是提比。

出比 昔豈無輕去其鄉之感。而志盛氣銳。雖欲即安而不敢也

提比 送行者自涯而返。與吾黨相期於遠大。而豈謂離群千

里。足撓志士之胸。

此是出比，蓋昔日出世，志在行道，原無思歸之意。是作文之一關。

對比 今猶是斯人吾與之懷。而車殆馬煩。逆知卒老而無益也

。困遊者率野而歌。悔生平多事於風塵。而不禁臨眺舊

鄉。願息勞人之薦。

此亦平日，言事理不行，所以思歸，是作文之一會。以下是知趣。

出題 且夫予之歸也。豈惟是高舉遠引。以自外於人群歟。抑

將與其鄉之碌碌者游。徜徉以沒吾世歟。

此出題不違說，出正由。却無百篇。

及狂簡作反出之發問，以生出中設兩比之意。以下是中設。

出比 征人羈旅半生。望鄉樹而欣然色喜。乃入其里而已少釣  
中股 遊之侶。過其巷而絕無觴豆之歡。井闔言復。而朋輩無  
存。其惻愴有倍於離鄉去國時者。亦何必懷此都也。

此是出比，實若無看  
黨，則不必思歸矣。

對比 君子坎軻白首。游里塾而慨然情深。乃觀其士而久無進  
取之思。徵其品而漸近同汙之俗。芹藻依然。而風流頓  
歇。其感喟有增於息轍還轅後者。夫何能資以老也。

此是對比。言吾黨而苟非  
狂簡，則亦不必思歸也。

出題 乃我之思歸也不然。歸何恃。恃吾黨也。吾黨何足恃。

恃有小子之狂且簡者在也。

此是出題。將吾黨之小子狂簡全句點出。以彼是尾股。即是正對

文字。

出比 小子志量豁達。視天下無不可就之功。視古人無不可企

尾股 之境。而受大者不復取小。故一切智能技術責以專家之

業而不嫻。

此是出比。寫狂簡之志大。

對比 小子質性光明。終其身無不可告人之事。盡其世無得一

當意之人。而好高者不暇致詳。或下至象數形名。黜以

章句之儒而不屑。

此是對比。寫狂簡之好高。以彼是落下。八股文之篇中。最忌犯下。惟是歸末。則可以

說到「下」  
之文矣。

落  
下

狂兮簡兮。而皆與吾已不相見也久矣。牢歌不作。想爾室之嚶嚶。點瑟如新。挹高懷之落落。小子乎。狂簡乎。其亦有拭目而俟旅人之返者乎。吾安得不就其已成之章。而裁之使進於道也。

落下處本來可以用兩句了事。此處牢歌四句。故章爲狂簡點瑟。以示游刃有

餘。更覺文情變遷。非必篇篇如是也。



## 書院應課

科舉時代。國家有取士之名。並無養士之費。所謂生員貢舉。以至進士。只是懸一虛銜。而天下人士。遂趨之若鶩。雖謂縣有教諭。州有學正。府有教授。均佐以訓導。謂用以教導諸生者。然究之教者未嘗教。學者亦未嘗學也。則亦具文而已。惟求其稍有養士之微意者。則爲書院乎。書院之設。各府縣均有之。在廣州則有粵秀、粵華、羊城。應元等書院。大抵多課八股試帖。又有學海堂。菊坡精舍等。則課經史詞章。此外有廣雅書院。考取者則入院住宿。不能在外應課。粵秀粵華等書院



每年各甄別一次。取錄正課生若干名。附課生若干名。各給以膏火金。正課生十餘兩。附課生半之。每月課分等行獎。故學者若得入選。則既得膏火金。復得月獎。可以彌補學費。草堂同學。亦多賴此津貼者。梁任公固寒士。亦嘗取給於此。但我輩所應者。多爲粵秀粵華羊城。任公所應者多爲應元菊坡。蓋應元惟舉人乃合格。菊坡又多爲經史詞章。非我輩所長也。且我輩當應課時期。埋頭伏案。夜以繼日。任公則遊行自在。行所無事。至更深人靜。則展筆疾書。並不起草。寫畢而卷已完。昔王勃腹藁。尙須擁衾高臥。任公則有過之矣。然任公聰明

。出自天授。聞其年甫十二歲。應童子試。行文卽有可觀。縣令語之曰。汝文甚佳。予欲置之案首。但汝年太稚。恐不足以服衆。列汝爲第二可乎。任公應曰。予願第三。不願第二也。蓋案首者。卽全邑之第一名。院試例必取錄。惟俗語謂縣二府三俱不利。故任公爲此言也。任公好食鹹魚。應試時。同寓以其聰穎。戲之曰。汝能速成一詩。予當購鹹魚贈汝。任公請命題。曰。卽以鹹魚爲題。以魚字爲韻可矣。任公卽口占一詩。其全文不復記憶。但中有一聯云。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此二語已極工矣。以髻齡童子。讀書不多。且鹹魚又無正當典

故。乃能運典巧妙若此。誠天才也。

### 任公軼事

予與任公同爲新會人。我鄉潮連屬東方。任公爲茶坑鄉屬西方。相距頗遠。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則遊邑庠。成童領鄉薦。與吾鄉陳昭常。盧臣清。同科中式。時正主考爲李端棻侍郎。副主考爲王仁堪殿撰。欣賞其文。許爲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尙待字。乃託王殿撰執柯。欲以女弟歸之。任公之父蓮澗世文。在鄉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約與會晤。談及此事。蓮澗文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辭不敢受。侍郎使語之曰。予固知啓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問事。

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爲之主婚。毋却也。其後任公就婚於京師。歸里謁祖。新婦亦謹守婦道。鄉黨稱賢。蓋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儉。以久處都市。習慣奢華之婦女。多慕虛榮。每難處約。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誠可嘉也。夫人生長貴州。雲貴爲鴉片出產之區。男女老幼。殆無人不吸煙。至有攜備烟具。沿途賣烟者。或布席於道旁。或伸槍於窗口。零沽現賣。視爲尋常。李侍郎家則懸爲厲禁。舉家不染此癖。則爲貴州之特別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見鄉人。輒問其吸煙否。蓋以爲與貴州同俗也。

任公與予同學於萬木草堂。卽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日間好爲諸談。其讀書作文。多在更無人靜時也。暑假各自歸里。假後復業。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詩文一巨帙。蓋任公昆仲在里。時作扶鸞之戲。每與乩仙談詩論文。日以爲樂。乩仙不一。或爲李白。或爲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爲才鬼所託。一日有王摩詰降乩。隨筆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乎。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卽隨時應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吾與汝談禪如何。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觀此。卽或非真摩詰。亦非有天才。未易僞託矣。又有女仙。爲南漢宮人李某娘。

題詩一片幽怨。任公詳詢其身世。爲之作傳。又憶其乩詩二首。其一曰。蛾眉謠詠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冤沈奇士獄。千秋淚灑黨人碑。下四句已忘却。其二曰。羨鶴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萊。一篇鵬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摧。絕域莫迴蘇武駕。邊風愁上李陵臺。下二句又忘却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詞隱約道及。豈事皆前定耶。其餘詩文尙多。蓋鎮日以此消遣。與土地公亦甚熟習。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請其代遊乩仙。習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着忙。爲之邀

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乩曰。請勿催符。或問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錄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能役鬼神。一失符書。卽死於鬼手。蓋擇術不可不慎矣。戊戌後。予與任公同在日本。每宴會。恒作豁拳。任公曰。我輩新會人。宜操土音。實則新會土音甚雜。茶坑之於潮蓮。其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叙。予亦隨衆學習。然常預撰演辭。頗以爲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辭。或一篇論說。卽作自己演出。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練時期。固不以雷同剿說爲嫌也。予於是得大解脫。皆任公之教也。任公



居東京。然常來往於橫濱。或流連於大同學校者累日。叙談常至夜分。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何處得牌。任視案頭。曰得之矣。蓋予適有卡片一盒。任公卽反用底面。以墨筆圈成天地人鵝。相與爲戲。予已早睡。晨起視之。則名卡已成天九矣。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大隈伯邀大同學校諸君觀禮。並在其花園開園遊會。予亦隨衆赴會。花園離大學不遠。入園後。見有立式宴會之旗幟。隨風蕩漾。予固不識其何意。同行者亦夢夢也。旣而見日人紛紛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竊笑之。以爲其饕餮若此也。時李盛鐸爲日本

公使。與任公有舊。相與絮談。亦不及飲食。柏原文太郎與康門甚稔。乃特設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請取攜自便。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殘炙。撥拾些碎。幾至枵腹而歸。惟有相視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見聞。尙不解此。我輩寡陋更何足怪耶。

萬木草堂憶舊

七六

### 婦孺韻語

萬木草堂學徒。每輕視八股。於考據訓詁。亦不甚措意。惟喜談時務。多留意政治。蓋有志於用世者。余無大志。惟日與陳子褒講求蒙學。子褒嘗編有婦孺須知。婦孺淺解等書。以便兒童識字。余亦編有婦孺韻語。以各字分類。編成四字之韻語。先生見而善之。曰。蒙學亟須改良。汝能爲此。亦大好事。今爲蒙學假定書目。爲之發凡起例。汝試爲之。事若有成。亦無量之功德也。乃援筆寫成一紙以授我。其言曰。中國文字。苦於太深。童蒙幼學十年。有不解文學者。皆由童學無書。遽讀

經史。宜其久無所入也。今擬編蒙學書。以惠天下。俾我中國黃種四萬萬人。立加十年學問。十倍知識。豈不要哉。仁術覺心。莫大於是。願編者皆定功課。以孫武令商君法行之。期於朞月必有所成。

一、先編童學名物一書。著一實物之名。下繪圖。俾一望易曉。以童子至近之物爲主。不得過萬。

一、次編童學南音一書。以南音之體。發名物稍深者。約四本。用廿一史彈詞改定。

一、編幼雅。照爾雅廣雅之例。分十餘類。輔以各歌。如天文地理宮室親屬權量度衡蟲魚草木等類。

一、編童學或問。以公羊調行之。亦照幼雅分類。

一、編小說。用回合

行字。編童歌。編文字童學。照文學蒙求。刪定爲三千字。先實字。後虛字。合說文句讀。段注。通訓定聲。並六書略例。加變改。一、編文法童學。實字聯虛字法。讀字成句續。續句成章。續章成篇。皆引古經史證成之。一、編讀書入門。編古今事理訓詁。令可以讀吾之大義微言。改制考。孔子紀年史。及史記漢書通鑑西學。以上所述之書目條例。皆先生之率臆直書。意到筆隨者。余以此略試爲之。以授兒童。則殊不適用。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爲低能之兒童設想。如中國兒童所讀之三字經。乃順德區適子所著者。流行已久。章太

太炎以爲簡略。而增訂之。以期美備。余亦病其太繁。非兒童所能任受。古人謂千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乃知大才之不可小用。而理想之事。又往往不切於實際也。

婦孺韻語一書。雅俗雜糅。淺陋已甚。不過遊戲之作。當先生問及時。予甚忸怩。不意竟蒙嘉許。且卽執筆書此。先生之不遺小善。而誨我諄諄。故此紙今尙保留。以誌師訓。其後先生嘗以書來。中有句云。弟久以教育聞。想近益進也。則先生似尙未忘此事也。先生之女同復。嘗來就學。先生謂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目字。至數遍尙不能記。余卽厭惡之。同復之

來學也。只是隨班受業。其後先生又欲令其子同籟來學。謂須如何教法。時男女生徒數百人。不能爲之特別教授。則敬謝不敏矣。蓋先生天資卓絕。而所見同門。又皆一時之秀。故不知低能者之苦。又豈知近時機噐式之學校。旅進旅退。萬不能因才施教。而個別講授耶。



萬木草堂憶舊

八二

### 滿城風雨

歲乙未。袞袞兄輟學返里。復爲童子師。余則仍留學於萬木草堂。時孫文在廣州設農學會。名爲講求農學。實則召聚黨徒。陰圖革命。同門崔洞若。未知底蘊。遂加入爲會員。是年秋。官方偵緝。知鹹蝦欄某處藏有軍械。乃大加搜捕。於是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一若大亂將至者。全城戒嚴。白晝閉關。出入多方盤詰。旗人則登城守陴。夜則軍隊梭巡。通宵達旦。路上行人。幾於絕跡。事初起時。崔洞若倉皇走告。同門以其加入農會。恐被株連。草堂原有同門錄。至是亟焚燬之。以其內有

崔洞若名字也。於是風聲鶴唳。一日數驚。余因此返鄉暫避。事平乃返廣州。所惜者。時同門方共習西文。延師教授。余亦從學。剛讀完花士卜。即遭此變。而西文之局遂散。若無此次亂事。則或繼續學去。可以稍識西文。不至如今日之熟視無睹矣。崔洞若當時雖受驚險。然自民國成立。則又爲革命之先進。禍福倚伏之數。誠有不可測者哉。

錄自華僑日報本港新聞欄 五九年三月十四日

九二高齡盧湘父老師

演講萬木草堂

緬懷學風純正

追述少年時從游康有爲舊事

萬木草堂英雄輩出殊非偶然

香港西區扶輪會昨（十三日）下午一時在金龍酒家舉行每週叙餐會。並請香港九十二歲老宿儒盧湘父講萬木草堂。講述盧氏六十年前在名學者康有爲先生帳下聽講之回憶。

盧湘父老師講詞稱。今日蒙貴社相邀演講。自顧學問淺陋。無甚貢獻。惟回憶六十餘年前。湘父在求學時期。許多舊事。在今日又成新聞。如不以煩瑣爲嫌。請爲諸君述之。

今日講題爲萬木草堂。此草堂在廣州廣府學宮之仰高祠。卽康南海先生設教之所。而湘父卽爲草堂學徒之一。其時爲光緒二十年甲午與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也。

萬木草堂不過私人講學之所。在兩年同學中。其人數又不滿五十。似乎無足輕重。但當時能轉移風氣。與戊戌之百日維新。爲中國之一大轉機。實基於萬木草堂之學風。與萬木草堂之人

物。有以致之。是不可不一述也。

中國數百年來。以八股取士。利祿之所在。故千千萬萬之學子。皆沈酣醉夢於其中。當時廣州之所謂大館。人數動逾數百。但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除四書八股之外。不知其他。人才蔽塞。此其最大原因。康先生之所講者。多爲學術源流。凡經史詞章。諸子百家。與夫時務之切要。世界之大勢。亦無所不講。此皆爲各大館所無者。以其不適於科舉也。莫不群相非笑。夫人情好同而惡異。十履而一跣。則跣者恥。十跣而一履。則履者恥。此亦無怪其然者矣。

且當時廣州之大館。雖濟濟有衆。而漫無紀律。其馴謹之學生。尙能閉戶自修。其放蕩者。則或聚賭吸烟。弊端百出。教師爲招徠計。大度能容。一意放任。而不聞不問。故學生習以爲常。見萬木草堂之獨異。則莫不目以爲怪。而忘其自身之怪矣。然此特大館之末流如是。若從前大館之初興。如呂拔湖館等。康先生亦嘗從之遊。其現象必不如是也。

萬木草堂之學風。比之大館特嚴。閒雜人不得擅進。門無雜賓。諸生皆專心向學。每日先標講題。屆時鳴鼓三通。登堂講授。學生分列於堂下。俟先生登座。然後升堂靜聽。先生每月必

分班召見各學生。詳詢其學業。按其日記。知其用功之若何。而教導之。或質疑問難。亦必詳答。或更啓發其興趣。可謂誨人不倦矣。學生必著長衣。雖盛暑亦然。無短衣露足者。因先生時到各生之私室。察其勤惰。故不敢慢。余嘗在私室習字。先生忽入。予欲起迎。先生止之。卽把筆教予書法。其坦率又如此。

先生於甲乙兩年均赴京會試。又嘗以著書被議。乃游桂林。游羅浮。故在堂之日淺。然同門之前輩。如徐君勉梁任公等。皆負學長之責。時相切磋。有問必答。直諒多聞。兼資三益。故



予雖離師傅。而師傅實多。此又各大館之所無。而爲萬木草堂之特別學風也。

朱九江先生之教規曰。「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康先生亦卽以此爲訓。而於名節尤爲注重。對於後漢之黨錮。明末之東林。時津津樂道之。故同學亦以此相砥礪。當時有一趣事。亦足爲名節之表現者。今試述之。

萬木草堂之所在爲仰高祠。祠中奉祀廣東諸名宦如吳隱之宋璟等輩。一日先生適他出。同學聚談於講堂。梁任公徘徊瞻眺。注視於樓上之牌位。忽譁曰。張宏範乃在此耶。衆趨視之。則

議論紛起。任公之弟仲策。時未弱冠。少年氣盛。卽躍登神樓。將張宏範之木主摔下。急覓廚刀欲砍之。陳子褒急止之曰。勿爾。彼未知罪。俟我宣佈其罪。然後行刑。乃援筆直書曰。爾張宏範。以漢族之子孫。作胡奴之牙爪。欺趙氏之孤寡。促宋室之滅亡。猶復勒石崖門。妄誇己績。陳白沙旣以一字之貶。嚴斧鉞之誅。今乃竊位仰高。濫膺祀典。若不加以顯戮。何以明正典刑。爾肉體雖幸免天誅。爾木主難逃重辟。爾奸魂其飛於九萬里外。毋污中土。子褒寫畢。卽向衆朗誦一過。仲策卽手起刀落。木主立碎。等於分屍。乃公議付之廚人。投諸烈

焰。以示化骨揚灰之意。此一幕活劇。遂告完場。此事雖同兒戲。可博一笑。然實則有教育意味。卽崇尚名節之表現也。其後梁任公講學於湖南之時務學堂。亦諄諄以名節爲教。故戊戌之百日維新。轟動一時。而政變時之六君子殉難。激昂慷慨。與其後之唐才常起義。蔡松坡倒袁。皆是任公之弟子。而溯其淵源。皆出於萬木草堂之學風也。

萬木草堂人數不多。而人才則特多者。此何以故。蓋時人多慕榮利。志在科舉。故咸趨八股。萬木草堂之教法。志在培養有用之人才。其所講授。非當時學者之所願聽。亦非讀書不多者

之所能聽。草堂來學者。大都讀書頗多。而志趨稍異者。故人才之萃於一門。非偶然也。

回思光緒年間。群雄角逐。虎視眈眈。瓜分中國之議。紛紛而起。乃中國之朝野上下。尙懵然如坐雲霧中。而守舊不變。不知中國之學術與政治。均非變法無以自存。遂有戊戌維新之事。明知冒險而爲之。乃舊黨反對。遂致政變。其後有拳匪之禍。以爲扶清滅洋。其愚蠢可憐。其謬妄可憤。當時殺死德國公使。又殺日本書記。以致八國聯軍入京。西太后挾光緒出走。中國大勢。危如累卵。幸得七省督撫劉坤一張之洞等反對滿清

亂命。照會外國。保境安民。乃得以保全大局。豈知議和之後。又一切復舊。而粉飾太平。從是滿清之腐敗。則已天怒人怨。人心已去。而大局瓦解。革命軍起。遂勢如破竹。兵法謂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中國之人心。至是而不攻自破矣。古人又謂當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爲風氣所轉移之人。爲風氣所轉移者比比皆是。而能爲轉移風氣者。則殊不易得。故今日萬木草堂之學風。與萬木草堂之人物。亦值得一講也。諸君高明。以爲何如耶。

清季各省興學史



## 清季各省興學史

兩年以來，每日析一部分時間，從事編纂中國教育史，先收集材料，次推求因果，而一以人類社會生活爲中心，推求結果，與最近五十年來新教育運動，其價值實窮三千年金史之上，願欲取五十年新教育運動事實，輯爲長編，乃移齊各省友好，徵求史事，特懸一中心問題，即各省清季最早創辦爲何校？何年？何人？何地？凡六閱月，收集略備，其間頗多詳敘事實，溢於吾齊之所求者，稍予整理，編爲清季各省興學史，次即發表於本刊，所冀各省同志，繼續指示，俾所得益詳且晰，豈勝僥倖，庚午六月炎培志

### 一 陝西

陝西在清光緒十一年時，有候選同知舉人長安柏子俊景偉與舉人咸陽劉煥堂光贊主講涇陽味經書院，卽於院內立求友齋，以天文，地輿，經史，掌故，理學，算學課士。並刻梅氏籌算及平三角要，又令築通儒臺，以質地測驗。立白蜡局，創復廟館。後劉又立時務齋，欲溝通中西，利用前民，以救時局。

光緒二十二年，陝西督學趙維熙會同護理陝西巡撫張汝梅奏請建築格致實學書院。至



二十三年五月，奉批着照所請，乃復會同陝撫魏光燾奏設。易名崇實書院。院址在味經書院東。其課程注重格致，英文，算學，製造。中分二齋，曰政事，曰工藝。蓋亦淵源於味經書院之時務齋也。此院於光緒二十七年爲陝督學沈衛奏併於三原宏道書院而改學堂。味經書院實兩書院，既以實學課士，而關中書院，亦注意實學，格致算學，皆其所尙，再進而改設游藝學塾。

游藝學塾者，由書院改良而具學堂雛形之教育機關也。光緒二十二年，陝西巡撫魏光燾據陝西糧道姚協贊轉舉人薛位等稟奏設立。因經費未充，暫借西安崇化書院地址試辦，以開風氣。常年經費，由後任糧道籌銀一千二百兩，又藩司李有棻詳明，由州縣歲捐四千兩，升任藩司張汝梅撥生息銀一萬五千兩。總辦、糧道姚協贊，總教習、蕭開泰（四川人）教授算學。分教習葛道殿（湖南人）教授格致。問某（旗籍）教授英文。即以高才生四人兼任管理。薛位問培業管理理化器械。毛昌年管理圖書，兼辦會計。周銘擔任檢查。課程分算學，格致，英文，課外閱書（如綱鑑等類）等。每日上課二小時。教授分爲教習講授及學生發問。閱書須有筆記，每十日呈交一次。學生約七八十人。中分上課生二十餘人，副課生四十餘人，普通生十餘人。普通生由上課生輪流授課。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諭各省辦中學堂，遂開辦陝西中學堂于北院內，而以游藝學塾歸併焉。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維新，各省奉旨創辦中學堂。陝西巡撫端方會同督學趙維熙擇北院地址設立。端方自任總辦。提調周茂誠，程伯誠。總教習丁信夫，（湖北人）其學尤以史、地爲特長。分教習蕭開泰（四川人）教授算學。葛道殿（湖南人）教授格致。學生于伯韶（卽于右任）郭忠清（卽郭希仁）等六百餘人。齋長毛昌年，周銘，侯虎拜，薛位。成立年餘，停止。其章程載列甚詳。（以上係抄自陝西教育廳編審委員會所編陝西教育史稿中。書尙未編就，刻仍在進行中。）

光緒二十八年陝西巡撫升允，藩司樊增祥，創辦關中大學堂，地址在舊考院。三十年改高等學堂。民國元年改西北大學預科。民國五年改法政專門學校，十三年改西北大學。十五年末改中山學院。十七年改現名中山大學。

光緒二十八年，陝西同盟會會員焦子敬、范紫東等，組織私立健本小學堂。地址初在西安西大街富平會館。後移崇刺巷貢院內。陝西辛亥九月反正，卽發源此校。胡景翼上將卽此校第一次畢業第一名，在國民革命歷史上關係甚大。

宣統元年陝西提學使余子厚創辦女子師範學堂。地址在西安梁府街，卽今之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以上三段係廣玉所調查者。）

以上所述，係陝西清末最早創辦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學教育，女子教育之概況

也。

本稿以李文白孟化人二先生之紹介，承西安孫繼生先生（廣玉）調查見示者。編者志

## 二 甘肅

甘肅文高等學堂（此校後改爲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今存。）

光緒二十九年，楊增新奉總督令，以公款在蘭州楊家巷，新建校舍。楊充提調，另聘咸陽劉贊（學生稱爲古愚先生。）爲總教習。旋病故，改聘蘭州劉太史爾斯爲總教習。

當時風氣未開，招生極難。爰就最後一次鄉試荐卷諸生中，擇年膏者強迫拔送。

學生每月公給伙食銀二兩。又按月考先後，分等另給津貼，藉以招徠學生。

甘肅師範學堂（旋停辦。）

光緒三十年楊增新創設師範館，附於高等學堂。學生係各縣保送之舉貢。并由各縣撥任每月每人八兩之津貼銀。一部分功課，與高等學堂學生同受。

光緒三十一年，由黎丹充提調。就蘭州貢院求古書院，改設簡易師範學堂。（不久停

辦。）

同年，就蘭州新關蘭山書院，改設優級師範學堂。雙那任提調。（後改爲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遷暢家巷，今存。）

二師範學堂，均用官款。學生由各縣保送。無諸生資格者，須捐監生。每月亦由校給火食津貼。

#### 礦務學堂（旋廢。）

光緒三十二年，勸業道彭英甲在舉院內，以庫款創設。聘比國人賀爾慈主其事。

#### 甘肅女學堂

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元年間，鄧宗水梓倡捐設立女子小學堂於蘭州學院街。旋遷南府街。不久因有壁接辦。改設女子師範。用省款。（後遷新關，改爲省立第一女子師範，今存。）

#### 甘肅公私立小學堂

狄道北區小學堂 光緒三十一年，邑紳曹大智倡捐建修兩等小學堂，在城北四十里新添鋪。（今存。）

狄道養正學堂 宣統二年，邑紳楊明堂捐私資創設。並捐鉅額基金。假城內石橋街楊忠愍公祠作校舍。（今存。）

天水亦渭小學堂 宣統二年，邑紳張世英以賑官陝西渭南縣所得俸餘，捐辦兩等學堂，並籌基金。取名亦渭，不忘本也。（今存。）

皋蘭興文社兩等小學堂 光緒三十三年，邑紳劉爾忻以社存公款，創設。在蘭州西橋子。聘高登嶽主校事。（今存。校今遷延壽巷。）

武山慈陽小學堂 宣統二年，李駿業在武山縣洛門鎮寒陽村倡捐設立。並籌公款，作基金。李君自任校事。（今存。）

旅甘兩湖小學堂 由湘人宦甘者黎丹易抱一王國柱等，以兩湖會館款產及臨時募款創設。校舍假賢侯街兩湖賓館。

蘭州府中學堂 當時邑紳賀琳主講五泉書院，由蘭州府主辦改設中學堂。即以賀主其事。經費用書院常款。（旋廢。）

此外各縣就書院改辦之小學堂，多在光緒三十二三年間，由官府奉行故事，似無特殊精神。今既探開辦最早者，故概從略。

本稿承牛厚澤先生借水楚琴先生梓在客中就所記臚開示者。編者志

新疆自周秦之世，即已分部落，立國度，建君長，以行其教化。惟以地處極邊，民安教觀，言文化者，遂以無教無學目之，而于導齊之加，恆多漠視。殊不知禹平水土，聲教已披流沙；漢開西域，匈奴遣子入學，北朝時，高昌曾置學宮，授受毛詩論語孝經，唐貞觀間，吐番諸酋長爭遣子弟入國學。蓋其聞聲服教，由來已久。特就地遍置今日學校之基礎者，實昉于清代。蓋自乾隆二十四年後，始于迪化昌吉綏來奇台各縣，建立學宮。光緒十年，劉襄勳總辦再經裁定，分省設治，大興義塾。迨後興學命下，復改設蒙養學堂于各府廳州縣，以育學子。設法政學堂，高等學堂于迪垣，以造人材，以飭吏治。三十二年，朝命設新疆提學使，津門林彤首膺簡命，力毅心熱，到任後，以省城設立之高等學堂，生徒程度不齊，改爲中學，注重實際。時主教務者，爲鎮西劉燿暨狄道王和涪河州徐益珊。劉係前博大書院山長。王徐皆以前清孝廉畢業師範，中西學，舉有根柢，授受有方。宣統元年，加理科教習張啓聰時經諭恩陸崇文等四人調自京師，學科益備。又因急於造就外屬師資，于中學班內，分設簡易師範一班。以新疆人民，纏民爲多，另開繡師範班。其初級師範學堂，漢回各生，亦一律令習纏文，備利誘導。他如中俄學堂，實業教員養成所，裁判學堂，巡警學堂，武備小學堂，陸軍小學堂，將弁學堂，師範附屬小學堂，迪化府縣各兩等小學堂，模範小學堂，客籍兩等小學堂，藝徒學堂，半日學堂，漢語學堂，均先後成立，絃誦之聲，徧于城關，此清

學省會辦理教育實況也。外縣于杜彤提學之初，即通飭各就原有蒙養學堂，改設兩等小學堂。如法拓建，照章管教，規模俱備。光緒三十四年，分遣視學于南北兩路，考績黜陟，烏什同知彭玉章馮者知府張銑皆以稱最優敘。官吏辦學，于是益奮。宣統元年，又設臚州縣各簡易識字學塾，普及教育。除官辦外，迪化綏來等縣，亦多有紳民捐貲倡辦者。實業學堂，則多合數縣，共設一學，改良市肆之製履組帶等技，以利民用。此外伊犁將軍長庚于光緒三十四年，挑選四愛曼及錫伯，索倫各蒙部子弟，開武備速成學堂，延日人原尙志爲總教習。各蒙生受教唯謹，成績斐然。同時又派滿族子弟，赴日留學。土爾扈特郡王怡勒塔，遊日旋新，鑒于興學爲自強基本，乃糾合兩疆各蒙部王公，于烏蘇縣建議速立學堂，並設文學堂于省城，送生入學。卒以經費難籌，弗果。嗣爲省府張銑即于府立小學內，招納蒙生多名，飲食而教誨之。塔爾巴哈台參贊亦選種人子弟，設立小學。蒙，漢，回，哈，一爐共冶，俾漸同化。一時邊徼學風頗稱蔚起。特各校經費，以民種複雜，就地籌措，恐滋擾累，故概由省庫支發，用恤民艱，實爲邊疆興學困難之特點。此清季省外各屬興辦教育概況也。現則中學，師範，俄文，法政專門，及男女各小學校，漢語學校，蒙哈學校，省內俱已分設林立，日益完備。近並嚴定縣長辦學考成，實行教員年功加俸，整頓擴充，分途並進，較之民十以前，更不啻一日而千里矣。惟詳言則更俟難終，故不贅。

本稿以林烈敷先生魏之介紹，承新疆駐京代表王慕洲先生汝翼詳示者。林先生函稱：新疆興學首功，當推學使杜子丹，而長少白在伊犁，亦提倡甚力。杜自光緒三十二年到任，直至宣統元年，在此時期，各縣興學最多。王先生函並稱：自光緒三十二年杜提學到新，就蒙養學堂，改設小學堂，並增設其他各校及簡易識字學塾。至於中俄專門學堂，係劉襄勤先於光緒十三年奏設俄文館。三十一年，雖經裁撤，三十四年，旋即復設。考其緣起，又在興學令下之前云。編者志





# 清季各省興學史 (續)

## 四 廣東

金湘帆君 (曾港) 覆訊

廣東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者，爲廣州時敏學堂，由新會陳芝昌，三水鄧家仁，家讓等發起，捐資設立，是爲設立學校之始。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開辦，延聘教習，教授國文，英日語，算術，歷史，地理，物理，化學，體操，圖畫等科，復捐鉅款，購地於荔枝灣，建築校舍。翌年，己亥，落成。學生寄宿者百六十名。越五年壬寅，選派學生十名，由龔事鄧家仁率同赴日本留學，是爲學生自費出洋遊學之始。初時科舉未廢，全省無一學堂。斯校甫開，入學者皆青年志士，有不遠千里，從桂省及外府縣而來者。迨數年後，濟室詔各省興學，官私各校，相繼而起，每官開一校，時敏學堂之高級生，多被取去，故甲乙班畢業者，不過數人。及後學制相定，限制轉學。丙丁戊己等班，畢業稍衆。十餘年來，具有成績。然以經費支絀，民國八年遂至停辦。民九改辦鐵路專門學校，亦以經費不足，數年而輟，今已改辦國民大學，即時敏學堂之校址，此時敏學堂開辦及沿革之歷史也。

汪千仞君（鳳翔）覆訊

承詢時敏學堂，該校開辦在戊戌之春，誠為粵中各校之最先者。創起人為鄧君家仁字君壽，家讓字恭叔昆仲，及陳君芝昌（劍秋），陳君兆焯（景亮），黃君景棠（詔平），鄧君純昌（伯粹）諸公。其地址在西關多寶大街外，月前恰有該校學生鄧君伯健寄到東查雜誌一冊，紀該校當時雜事，頗有趣。特寄呈史席，以供參考。（下略）

東查雜誌節錄

鄧慶時

自序——時敏學堂開辦，在戊戌政變以前，粵省專校，此為編年。教育界中，向有戊戌前學校之名稱。（下略）

當時學堂章程，向未奏定，所有編制及功課，皆以意為之。其初分大學，小學兩種。小學又因其程度，分為四班。大學授修身，國文，經史，地理，宗教，政治，格致，算學，英文，日文，體操等科。小學則減宗教，政治，格致，日文。第三四班更減英文，造學制既定，乃照中學章程辦理，並定名為時敏中學。

學制既定，公私學堂相繼開辦。粵人歧視時敏之見，始漸漸消滅。猶憶未有學部大臣之前，粵中人士對於余等，不措為康黨，即指為耶穌徒，偶一過市，輒聞詬罵唾罵之聲，起於背後，戚友相遇，亦往往以逆學為勸，每當兵式體操時，余獨作大旗前行，尤為愛我者諒諒切切，此當日廣州文化之情形也。

當日所有學堂，學堂，報館，均惟於世界文化，蒸蒸日上，思以開發民智，造就人才，起而與黨禍攻

味者抗。然其未因，一遇政變，卽隨維新之局以俱去，其跡然爲香雪光殿之存者，惟時敏學堂而已。

壬癸之間，時敏書局，時敏日報，先後閉辦。而日報之編輯，景亮先生實主之。其時廣州各報，只有論說，惡妙，新聞三欄。先生始於三欄之末，附載請談，小說，專講等小品文字，談百篇中，令人不忍釋手，後更擴爲附張，今則無報不有之矣。溯其起源，則先生其始圖也。先生又送其女公子敬存肄業於時敏小學，亦爲男女同校之始。

詔平先生工詩，著有倚劍樓詩草。有雜歌爲邵君逸齋一廿云：「聞長筵，張廣樂，夜未央，酒初熟，銀燭勸我千百觴，我醉爲君歌一曲。人生百年勞者驅，豈能因人長碌碌？如君寬氣排高嶽，上凌斗牛下岳瀆。挾天蘊羅翔聯鸞，遺駿聲價倍驚溢。起視秦季胡胡皆惠選，前者吹瓦後者續。一門孝秀蔚國華，合有機雲繼芳潤。我與君爲肝膽交，曠堂不作陳詞賦。憶昔中夏倭侵時，波濤蹂躪同少壯。屠狗收諸翔天衝，未能遠謀皆食肉。人才不作當奈何，驚船駭駭駭駭伏。君懷杜陵廣廈心，每念樹人如樹木。讀書不悔十年遲，課學自矧三餘足。開智之樓高巍巍，瓊嶼古香吐芬馥，養成杞梓皆國楨，匹夫終成裨大局。願君珍重百年身，無徒撓情五斗粟。我輩孤寒八百人，戎戎持籌添海屋」。所言創辦時敏學堂之故，至爲深切著明，不啻一篇緣起也。聞智樓卽校中藏書樓，後爲民軍所擾，焚書膏薪，燬垣萬卷，蕩然無存，現僅存少沅先生所書扁額而已。

少沅先生學書，學詩，均至堅苦。嘗示余題北郭酒家云：「天無曲惠惟春色，城市鄉村一樣深。杜遠器感花亦隱，似還少日樹初陰。清開漸笑忙人事，俯仰猶能慰苦心。疏竹短籬風淡蕩，夕陽對此動微吟。」余讀至花隱之句，忽憶梅花自由一事，笑謂先生真花之知己也。壬寅之冬，校中梅花綻開，有折取者，先生爲

文以戒之云：「梅花者，天賦自由，亦來起點。際此舊制獨立，原與世界無爭。豈宜虐等天行，理望以太？勸諸君取一髮索腕，忍耐呵寒，願化身作十萬金鈴，爲花請命。如其尙違公理，開罪名花，請驗買酒之錢，并誌折枝之過。」一時省港各報，競相登載，題曰「梅花自由」，於是梅花自由，遂成佳話。

曾入佳話之梅花，余赴二十週年紀念會時嘗見之。獨立新祠，依然無恙。會凡三日，校友赴會者，絡繹不絕。臨別，各贈天女散花圖一幀，或以爲不祥之兆。未幾果停辦，停辦後，同人於是其謀繼起，加入金湘帆、鄧槐庭、周道遠、黃明伯，及賴若、蔣農、真石、子齋、郭伯、魏佩與余爲董事，組織新董事會，以補植關繫，數年已來，僅向鐵路專門學校收回校址，及每歲舉行一消夏會而已。

消夏會向於荔枝灣行之。以其接近母校，回湖舊遊，歷歷在目，校友於此，自當增多幾許興趣。今年改在珍珠舉行，偶談及此，陳匡一提案：問三十週年紀念會，刊三十週年紀念冊，以留紀念。余謂紀念之最廣且遠者，莫如時敏橋。橋本無名，以時敏學堂得名。今之遊荔枝灣者，或不知有時敏學堂，而無不知有時敏橋也。

昔日所學，在當時竟直可稱爲無用之學。蓋科舉未廢，獎勵未定，即使學成，亦不足以干祿。且所學愈進，去干祿之途愈遠。以是之故，來學者悉不以干祿爲念，而不上課之惡習，無由發生。擇師運動，更未嘗有。學者專心讀書，教者認真授課，相親相愛，儼如一家，學風之良，二十年來，不可復見矣。

師道不立，等於傭工，計時受金，計金投課，交易而退，愆然自忘。學生之能領受與否，進多與否，絕不計及。在今日對於夫人皆然。以視當日各教員，何止有上下牀之別，各盡所施，以授學子，課外加課，時時爲之，雖不免時有陳義太高，求效太速，督責太甚，約束太嚴之病，而學生之所得，不可勝算。伯

純先生之營造日記，其益尤大。日記體例，分記述，評論，疑問三門，每日至少三條，每晨呈閱一次。先生批評，或解釋之後，趁功課餘暇，送至食堂交換閱之。余等處此，真如日扶五侯請也。

伯純先生與千仞先生於講學之暇，倡辦廣東女學堂。爲吾粵女學之始，爾時風氣初開，能演說者甚少。胸中雖有千言萬語，一登演說臺，即喃喃不能出諸口。甚至有預爲演說辭，執卷照讀，亦手口俱顛，不能自完其說者。先生乃日以演說術訓練諸同學，復與陳劍秋陳景亮兩先生，倡辦演說會，每星期日招集名人到校演說，而演說之概果大進。時陳景亮伯僅十一二齡，即能於大庭廣衆中，高談天下事矣。

子良先生（姓羅原名式毅，改名大璋，桂平人。）一意講學，不甚談時事。戊戌之變，先生與康廣仁同入獄，旋不免，殆以是而養晦歟！

### 汪千仞君再覆

承詢坤維女學類末，該校初稱廣東女學堂，自馬勵芸女士出而肇靈，改立今名，校務遽蒸蒸日上。頃得該校十二週紀念錄一冊，敬寄呈台察，無須擲還。前室劉佩箴，名嘉禧，山西洪洞人，產於桂，民國元年避亂香港，歿於鼠疫。（下略）

#### 坤維女學校十二週紀念錄節錄

吾粵之有女校，何自時哉？前清光緒廿九三十年間，桂省汪千仞君偕其夫人劉佩箴女士來遊吾粵，與杜清持女士議立廣東女學堂。稅屋於西關燕源西街尾爲籌辦所，招學界人士開會集議，以說女學重要。是時吾粵學務，尚在幼稚時代。其勇校之成立者，尙寥寥可數。惟會中國人知女學之重要也，亦有捐資以助

其標者。遂決定以是處爲校址，而女學堂之名因是以起。但以當日社會之閉塞，風氣初開，尚有女學之名，則私議而非之。其且造作誹語，互相詆毀，在所不免。且該校僅創伊始，辦理間未完備，而排之者遂得有以乘之，斯亦事之無可如何者矣。聞辦將近兩年，經費支絀。遂請停辦。時黃君昭平夫人馬氏，與杜利女士友善，自觀情形，憫同羣之遭難，傷女學之沈淪，爰招同志，集議於黃君小菴坊齋，並所以繼續之。卒荷衆贊助，不逾月而我坤維女學，於是乎成立。

## 五 廣西

### 汪千仞君覆訊

（上略）廣西之體用學堂，弟未嘗與其事，不能道其詳。惟知最初主持校事者，爲唐儼卿中丞，（時由臺灣歸，在籍爲巨紳。）大約係黃槐森爲巡撫時代。敝處昔有體用學堂課藝，其端有唐中丞序，於該校原始敘述似頗詳。惜今散失難尋，該校址在桂林文昌門外象鼻山前，今該校學生之在滬者，則有馬君君武及陳君文。（字遠生，今爲商務書館編輯部聘員，當代算學專家。）如欲調察，可就近問也。（下略）

### 馬君武君覆訊

廣西學校最早者，爲體用學堂。前清史念祖撫桂，議設機器廠，史去，經黃槐森改爲

體用學堂。地點在桂林文昌門外，分爲中西二科：

中 總教習唐景崧，課經義，策論，頗能鼓動士氣。

西 總教習利文石，課中西算學。

另設小學，課英文、算學、國文，選年在二十以下之青年學之。此學堂，後改爲廣西大學，僅辦預科一二年即停止。

此外有張鳴岐所設之農學堂，設備頗佳。由閩人魏子子主持。教習皆比國人，地點在桂林東門外魏家渡。梧州方面，有冰井學堂，係私立中學性質，爲梧州新式學校之始。現在梧州師範學校即其舊址。

馬岩武君再復

廣西體用學堂，光緒二十五年開辦。

## 六 雲南

張導鳴君（維翰）覆訊

雲南自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停罷科舉後，即開始於新教育運動。設學務處，爲全



省教育行政機關。以按察使陳燦爲總理，同時就省垣五華書院原址，設立高等學堂，由陳燦任總辦。滇紳陳榮昌任總教習，內分理財，兵學，交涉三科，繼聘教習人才，均就留心時務之科舉中人選聘，師資極感缺乏。乃於三十年，開始選送留學。一時才俊被選送往京師大學，及日本歐美留學者，凡百數十人。陳榮昌亦赴日本考察教育。三十二年，回滇，以高等學堂學生普通科學程度不足，乃改爲預科三班。稱普通部，以爲養成高等專門人才之準備；又添招師範部三班，合計六班，凡四百餘人，堂中課程，除數理化等科，係聘日人江部醇大，池田太郎，河合消吉等爲教習外，餘如史，地，國文，圖畫，音樂，體操等科，多以本省夙有研究，曾赴日本卒業速成師範之人才擔任。三十三年，葉爾愷爲雲南提學使，始將高等學堂改爲兩級師範學堂，就原有普通師範兩部六班，及東文學堂原有學生中，嚴加考選，得二百十五人，入優級師範選科。內分史地理化博物文學四類。又另招一年及二年畢業之初級簡易科，五年畢業之初級完全科，各四班。宣統元年，優級選科畢業。續辦第二屆，至民國元年畢業。停辦選科，改爲省會師範學校。並將校址移設於舊督署內，專辦初級師範，即今之一師範學校，是爲雲南最早之新教育機關。

按清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崧蕃等奏就省城經正書院隙地，創建學會，名曰算學館，議章招考，選精通算學之人主教。見東華續錄。編者志。

## 七 貴州

### 黃齊生君覆訊

清季士習，溺于八股，咸同之際，鄭子尹、莫友芝以樸學倡，黎氏、韓齋以文辭著。僻在邊遠，影響蓋寡。光緒二十二年，天津嚴範菴先生（修）督學黔中，憫士風之奄陋，創辦經世學堂於貴陽，聘綏陽雷玉峯先生廷珍爲堂長，調取各縣生員之優秀者，得四十人，號高材生，肄業其中，月給膏火銀四兩。寒素之士，實利賴之。以經史，算學，物理爲主課，兼及時務，政要。同時有武備學堂，爲巡撫鄧小赤所興辦，聘日人高杉公通等爲教習，樂嘉藻等則又別創師範學校於貴陽城外之雲涯洞，取日文教授之便也。黃祿貞者，經世學堂高材生之一也。設算學館於城內之南將軍廟，與友人凌雲等立達德書會，創辦達德小學，彭述文等同時辦樂羣小學，作桴鼓應。事在光緒三十一年，實爲貴州私立小學之嚆矢。厥後徐叔虞等辦時敏小學，蕭協誠等辦正誼小學，鍾山玉等辦光懿小學，地點皆在貴陽。外縣之間風興起者，所在多有。故論貴州私立小學之發達，在清末實具特色。官立則由大學而改高等學堂，繼又改爲師範中學，別有公私立法政等等，未容悉舉也。



## 清季各省興學史（續）

### 八 湖北

陳叔澄君（時）覆訊

湖北自甲午以後，張文襄總督兩湖，毅然以辦新式學堂爲務。初改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爲學堂式；迨庚子以後，——庚子漢口之役，唐才常，傅慈祥二人均兩湖高材生。——乃將兩湖改爲正學堂，分經史，詞章諸科，梁鼎芬，蒯光典分任總教。別設自強學堂，授以外國語，理化諸科，曾廣鈞任堂長，辜鴻銘任總教。壬寅後，文武留學生之派遣至東西洋者，多出自兩校。

此外教會所辦之文華書院，——今之華中大學，——開辦至今，已歷四十五年，爲顧惠慶之尊人所發起。

### 九 湖南

湖南興學，當然以光緒二十三年時務學堂爲最早。戊戌政變記卷八：

「湖南向稱守舊，……自甲午之役以後，湖南學政，以新學課士，於是風氣漸開，而譚嗣同輩倡大義於下，全省沾被，議論一變。及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陳三立佐之，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江標任滿，徐仁鑄繼之爲學政，聘梁啟超爲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與本省紳士譚嗣同，熊希齡等相應和，專以提倡實學，喚起士論。」

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府州縣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致亡爲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徧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其數不可算計。……」

頃承友人寄示明德學校略史，此爲湖南最早的私立學校。值得特記一下。

#### 一 明德學校興辦概略

該校創始於清光緒癸卯歲，迄今垂三十年，爲私立學校之權輿，凡小學、中學、師範與專門科，以及大學部，悉以次舉辦。以堅苦真誠四字立校訓，別具學風。東西各國，皆有派遣學生，綜計畢業與肄業者近萬人。其創辦人爲攸縣龍君洪霖，璋，紱瑞，茶陵譚君延閣，湘潭胡君元傑等，而始終支持，尤賴胡君。先是清光緒末，胡君應政府之遣，赴日習

逸成師範。歸國後，登意興學救國，并師日本之福澤諭吉，專從興辦私校入手。遂商之龍君璋及其叔湛霖，成立明德學校，時癸卯歲三月二十九日（此乃陽曆）也。旋得譚君延閔助巨金，因請加入爲創辦人。復謀擴充，聘黃君克強主辦師範，張君溥泉等主講席，於第一期師範畢業後，更辦第二期，並增理化選科，廣中學班次，附設兩等小學。惟當時該校鼓吹革命，外間屢有風聲，懼事洩禍校，迺別立經正學校，圖爲明德之代身。未幾，果事發，大索黃君於其宅，不得。蓋黃已先一時避校，由龍氏之力，間關出險矣，而該校因是亦幾瀕於危。起一年，湘撫端方蒞明德經正兩校參觀，成績優良，立將兩校甲班學生遣日留學，並由銅元餘利項下，撥給津貼。旋又得唐文治及嚴修兩君之助，由商部咨湘政府撥給西園大灣內官地三千餘方，并以津貼向政府押巨金，建築房屋，至是該校始自有校舍。詎新舍甫成，銅元卽停鑄，津貼無出，險象頓呈，百計挽救不得。時總理龍湛霖已卒。繼任者，爲譚君延閔，胡君爲校款事，因在滬寓書於譚，云擬以身殉，旋轉入奉，求援於奉督趙爾巽，得萬金。復請於部，更得恢復津貼，該校生命，始有轉機。其時校成立五年矣。明德經正兩校之師範及中學畢業者，歲有其人，苦無相當升學之地。又屢欲獨辦一高等商校，不得，乃謀於江督，將江南中等商校，改爲高等商校，以收容明德經正兩校畢業生。更賴譚君屢爲借墊款項，新增長沙校舍，得於中學外復設中等商業及法政與銀行各專科，規模因益宏大。未幾，值民元改革

，軍事陸興，經費復奇絀，乃併經正於明德，以省費用。蓋民國已成立，該校亦無須另立名目以避忌矣。次年，胡君擬辦本校大學部，與黃君克強會請於部，得度支部飯餘金八萬餘元，即立大學部於北京，設文，法，商三科，將長沙本校之商業及政治經濟各班，悉送往焉。并另設預科一班以足之，而長沙本校則專設中學及高小各部。北京大學部成立甫及三年，成績即斐然可觀。民國四年，教部舉辦全國專門學校成績展覽會，本校大學部成績，竟居全國私立各大學之首。而長沙本校，亦經部派員視察，認為規模宏大，成材衆多，給以「成德達材」匾。嗣大學部因袁氏盜國，力謀賂之，故於所辦三班畢業後，即行結束。至民國八年，范源廉君自美考察歸，深覺私立學校極宜推廣，尤願援助該校，復商決在漢續辦。本校大學，畢有商業及銀行科計七班，後因經費支絀，并思專注力於中學，遂暫將大學部停辦。近年以來，專將長沙中學部一切辦法，力圖改良。去歲三月，得國民政府特准，由教育部每月補助銀二千元，尙有省政府補助千餘元。二十餘年來，無日不窮困交迫之明德，至是喘急得稍定焉。然並未因而一日停頓，則胡君堅苦支持之力也。惟校址低窪，歲必患水，最近擬購長沙瀏陽門外高地，更造房舍，並求政府補助，如幸有成，規模當更宏廓矣。

## 十 江西

東華續錄卷一百三十五、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德壽奏……江西在籍紳士蔡金臺等稟請將高安縣地方，設立震桑學堂，考求種植，所購浙湖桑秧蠶種及新出繭絲，均准暫免釐稅一摺，奉硃批依議欽此。」據此，江西最早興學，當是高安震桑學堂。但問之友人，皆謂已不可考。

蔡蔚挺君（歿）寄示江西清季創辦學堂一覽

江西大學堂

清光緒三十年，改辦江西高等學堂。

江西武備學堂

清宣統元年，改辦江西陸軍小學堂。

江西醫學堂

清光緒三十一年停辦。

江西高等學堂

民國元年，改稱贛省中學，即現在省立第一中學校。

江西方言學堂

清光緒三十三年停辦。

江西法政學堂

民國十年，改法政專門學校。

江西實業學堂

民國十年，改農業專門學校。

江西初級師範學堂

民國元年，併入贛省中學。

江西陸軍小學堂

辛亥革命停辦。

江西女子蠶桑學堂

民國元年，改稱女子職業學校，現稱省立第一職業學校。



江西女子師範學堂

現已取消師範名稱，歸併省立女子中學校。

江西省會各區立小學堂

民國十七年，移歸南昌市立。

南昌府立洪都中學堂

停辦多年，至民國十五年續辦。

南昌縣立高等小學堂

民國十七年停辦。

新建縣立高等小學堂

民國十七年停辦。

新建縣立普育學堂

清宣統三年停辦。

旅贛客籍學堂

民國二年停辦。

私立登瀛學堂

民國元年停辦。

私立法政學堂

現稱章江法政專門學校。

私立心遠中學堂

詳後。

私立大同學堂

民國十四年停辦。

私立章江小學堂

民國五年停辦。

私立女子公學

五易校長，至今存在。

私立義務女學堂

詳後。

私立匡秀女學堂

民國十六年，消滅校址，改市立小學。

私立正蒙女學堂

民國十八年，出頂於劍聲中學，分爲三部。

江西省大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至三十年，改辦江西高等學堂。）

總辦汪瑞閻。

地點，以省城豫章書院改設。

江西督撫奉諭旨開辦。招收學生，均是舉人，貢生，優，拔，廩生，秀才等，預先通飭各縣保送。

江西省武備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至宣統元年，改辦江西陸軍小學堂。）

總辦汪瑞閻。

地點，以科舉時主考行臺改設。

招收學生，多是秀才，附生，革命思想注入不少。

江西醫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三十一年停辦。）

監督陳日新。(知中醫，刑部主事，官委。)  
地點，城內高橋。

內容組織，非正式醫學校。除聘請日本醫生南雅雄充教習外，均中國舊醫生。

### 江西高等學堂

(清光緒三十年開辦。(係大學堂改辦。))

監督黃大勳。(翰林)

地點，以貢院政造。

開始定學額三十名，後增加一百名。每名學生有津貼若干，如舊時之書院膏火。初一班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舉行畢業，如科舉時出鄉試榜，分最優等，優等，中等，下等四種，以廩生，附生注册；下等以份生，准用頂戴。

### 江西省方言學堂

(清光緒三十一年開辦。(二十三年停辦。))

監督程志和。(禮部主事，本省鉅紳，官委。)

地點，以友教書院改設。

此校監督由本省督撫委地方鉅紳程志和充之。招收學生，多是舉貢生員。  
江西省法政學堂

清光緒三十三年開辦。

監督葉先圻。(翰林，提學使委)

地點，城內侯家塘。

江西實業學堂

清光緒三十一年秋季開辦。(後改農業專門學校，至今存在。)

總辦傅春官。

監督龍鐘涉。(舉人，由勸業道委。)

地點江西農事試驗場，租城外民田，建築校舍。

招收學生，均是秀才，廩，附生。

江西初級師範學堂

清光緒三十二年開辦。

監督陶福祖。(提學使委。)

地點，以貢院改設。

此校開始招收學生，均是秀才，多文理清通者。

### 江西省陸軍小學堂

清宣統元年開辦。（至辛亥革命停辦。）

總辦吳介璋

地點，購澹臺門菜園地基建築。

此校由武備學堂改設。招收學生，多世家子弟，具有革命思想。草野讀書人亦有之，如李烈鈞、林虎等，原由武備學堂編入陸軍，咨送日本士官學校。

### 江西省女子蠶桑學堂

清宣統二年開辦。（至民國元年，改辦女子職業學校。）

監督丁惟楛。（勸業道委。）

地點，以經訓書院孝廉堂兩處改設。

官派委員，往蘇浙聘請能製蠶絲教員。其招收學生，預先通飭各縣，無一應者。即在省城招收各女校學生，或世家閨閣頗識字之女子。

### 江西省女子師範學堂（現已取消師範名稱，歸併女子中學校。）

清宣統二年春季開辦。

監督文徵芝女士。（翰林彭樹華之夫人。）

地點，租城內書院街公館屋宇。

開始招辦一班，學生不到二十人，省會各私立女學，稍能作數十字國文者，考取前列，蓋先辦師範，而無小學根基，故有此弊也。

#### 省會各區立小學堂

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開辦。

地點，擇省會各適中廟宇設立。

先從高等學堂分出一部，爲師範畢業生，由官廳派委充各區小學教員。另設一區學總務處管轄。

#### 南昌府洪都中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中途停辦數年，現又在辦。）

地點，本城紫馬槽公產房屋。

此校以南昌府屬八縣公有之洪都書院經費改設。歸南昌府委地方紳士辦理。原無小學畢業生，而開始辦中學，故所收入肄業生，概是秀才，童生。

南昌縣立高等小學堂（現已消滅，將所有經費分散各鄉小學。）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

監督由知縣戚揚充之。另設一堂長，歸縣委任。

地點，以東湖書院改設。

開始招收學生，年大者三十餘歲，多是本縣秀才，童生。

新建縣立高等小學堂

清光緒二十八年開辦。（民國十六年停辦。）

監督，堂長，與南昌縣校同。

地點，以西昌書院改設。

當時興學狀況，亦與南昌縣校同。南新兩縣，為江西省首縣，故列入。

旅贛客籍學堂

清光緒三十一年開辦。

監督公舉候補道員充之。

地點，城內馬家池新建築校舍。

此校係江西全省官員，扣捐薪俸設立。招收學生，均是官吏子弟。

私立登瀛學堂

清光緒三十二年開辦。（至民國元年停辦。）

堂長李家德。

地點，租借本城梓樹下民房

此校開始名惜餘學社，後改登瀛學堂。內部組織，分初，高，中三班。發起人，候補道江峯膏，（捐資頗多。）候補官吏李家德汪崇德方夢松等。招收學生，多官幕子弟。

#### 新建縣立普育學堂

清光緒三十二年十月開辦。（宣統三年停辦。）

監督程志和。

地點，新建縣考棚。

此校爲新建縣紳士創辦，設有一年速成師範一班。

#### 私立法政專門學堂

清宣統二年春季開辦。

堂長劉存一。（日本留學畢業生。）

地點，租借繁馬椿民房。



此校係留學日本早稻田畢業回國同人所創辦。至民國元年，同人多充參議兩院議員。

私立心遠中學堂

清光緒二十七年開辦。

堂長熊育錫

地點，開始在城內東湖邊平遠山房，爲熊氏私產。現已建築新校舍於省會三道街  
融雲菴。

此校動機，始於清光緒二十七年熊元鈞（光緒癸卯科解元。）及熊育錫兄弟，受嚴幾道先生之薰陶，爲高足弟子，在省創辦英文學塾。至二十八年，改爲樂羣學堂，育錫爲堂長。錫學劃一切。捐資贊助人蔡可權熊正煖夏敬觀鄒凌沉張浩等。至三十年，改稱熊氏英文學塾，費用由熊氏捐助。至三十一年，停科舉。乃改稱南昌私立心遠中學校，向官廳立案。

私立大同學堂

清光緒三十年開辦。

堂長周六平。

地點 本城水觀音亭。

此校爲周六平君一手創辦。周君籍廣西，在江西候補，是官吏而有新思想者，能興學，辦有成效，社會頗推重之。

此校結果周校長因生活問題，不能久在江西，乃付託南昌晏宗傳君接辦。晏君極熱心，虧貼萬金，不能支持，於是出頂於人，至民國十四年宣告停辦。

#### 私立漳江小學堂

清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創辦。

掌長燕善達（舉人）。

地點，開始在城內倉神廟。至宣統元年，建築新校舍於城內豆豉廠。

此校爲江西省城開辦初級小學之始，學生多官幕紳士之子弟，非常發達，有二百餘人，聲名頗噪，傾動社會。發起人燕善達、吳霞浦、李翊灼、蔡可權等。光緒三十四年，添設中學一班。至宣統元年，建築新校舍於本城豆豉廠。次年被火，然幸得官紳贊助維持，復建新校舍。

結果，至民國五年停辦。校長燕善達於民國元年離校做官，未幾得爲參議員，病故於北京。

私立女子公學

清光緒三十三年秋季開辦。

監督張清如女士。(由省紳公推聘請。)

地點，開始租借千家後巷民房至民國元年，遷移於小金台武協台衙。

此校保闖省紳，商，軍，三界發起，捐資組織，至今存在，五易校長。

私立義務女學校

清光緒三十四年春季開辦。

經理(後改校長)蔡敬襄。

地點。起初城內羅家塘小民房。嗣後遷移九次，至民國十年，建築新校舍於凌雲

巷口，爲固定地點。

此校創辦伊始，學生二十餘人當時發起人蔡敬襄蕭名程虞新授洪陶李競由張維聖程璣等。蔡敬襄總理校務。至宣統二年，學生發達，近二百人，而經費告罄。虞程張洪程繼云亡。蕭李他就。僅敬襄一人負責，勢不支，將停辦，乃斷指募捐救校。(編者按此校由蔡敬襄君一人，維持至二十餘年，且從未向學生收取學費，其苦心毅力，可驚可敬。今其畢業生在社會服務者，已不少矣。)

### 私立區秀女學校

清宣統元年開辦。(民國十六年消滅。)

創辦人殷崇光。(江西候補知府。)

地點，租借靈應橋民房。後遷移於本城右營街。

此校開始，丁惟楦經理其事。先辦婦女識字一班，教授淺近文字，一年畢業。招收學生，多是男教員女眷。

### 私立正蒙女學堂

清光緒三十二年開辦。(至民國漸漸衰落，現已出頂於劍聲中學。)

堂長尹光勳。(湖南人，在江西候補縣丞。)

地點，本城豫章樓公館。後遷移於狀元橋延生福地。

此校開始，係尹光勳家塾。其夫人石守箴亦識字。初收學生，多是官幕女子。

## 十一 安徽

李嗣丞君(寅恭)見示馮汗青君(汝簡)覆訊

安徽最初開辦學校，莫如省立之求是學堂，即其後更名高等學堂者。其成立在清光緒二十四年，其創辦人為鄧筱赤中丞名華熙。學堂中有總辦一職，即今之校長，初由中丞兼任，繼乃委任劉葆良觀察為總辦。教習姚仲寅姚叔節胡敬庵解彼空屬美初諸君。又後乃聘洪開齊太史為監督。至聘嚴幾道先生為監督，則在光緒三十年，距此堂之開辦，已六七年矣。開辦之初，正值廢科舉興學堂之日。依附於科舉之書院，既無所用，於是移省城敬敷書院之經費，歸入學堂。此外有無加撥，總數若干，則弟不能言之矣。若夫縣立之學校，以吳淞甫京卿創辦桐城中學為最早，事在光緒二十七年。初辦時，假省城陸軍督練公所舊址開學。次年，遷回桐城。常年經費不過七八千圓。公立之學校以李光燾先生所辦安徽旅湘公學為最早，事在光緒二十八年。次年，移至蕪湖，乃將「旅湘」二字刪去。其經費取諸米捐，數亦不詳。尚志小學，較安徽公學開辦略後，且規模甚小，不足言也。

## 十二 山東

鞠思敏君（承穎）覆示

山東省最早創辦的學校，爲山東大學，後改名高等學堂。以清光緒二十七年十月開學。其時主持興學的山東巡撫爲袁世凱，第一任總辦爲周學熙，第二任爲方燕年，方則巡撫周所委也。總教習爲赫士美國人。校址當開學時在濟南府歷城內大街濼源書院，至第三任總辦陳恩濟時，就桿石橋外建築新校舍，改名爲高等學堂。

## 十三 山西

陳乙和君（受中）覆示

山西省最早創辦的學校，爲山西大學。以清光緒二十八年成立於太原，主其事者，山

西巡撫岑春煊。

當光緒二十七年辦理學案之結果，以庚子對英賠款五十萬金，創設山西大學堂，開辦西學專齋，并附設譯書院於上海。英方主其事者，爲教士李提摩太與山西洋務局及地方士紳會訂合同，期限十年。所指經費，除建築動用外，分年撥撥。其辦法，凡管理人選，由督當局主持，教授人選，由該教士主持。分預科專門兩項，預科三年畢業，專科分法律，工程，探礦冶金等科，四年畢業。當時岑春煊督晉，創辦計劃，多出於岑氏。始聘姚文棟爲該大學總理。姚未久去職，谷美塘繼之。先是姚已錄取學生二百餘名，谷擇其青年及有志習西學者送若干名於西學專齋肄業，劃爲三班，其不願入西齋者，則留中齋肄業。但中齋功課，初僅經史，經濟，算學各門，不能與西齋相埒也。西齋各生畢業後，留學英美等國者甚多，此爲山西派送留學之始。至宣統三年合同期滿，收回自辦，卽今之山西大學。

十四 河南

胡石翬君（汝麟）覆訊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清廷命各省辦中學，河南當局於宋門內大王廟後購地，於四界

立石曰河南中學堂地界。迄未開辦。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清廷命各省籌設大學堂，豫撫錫良籌辦甚力。就舊參將衙門改建，（在西門大街之東，普通稱為前營門。）名為河南大學堂。工程未竣，即於五月中旬招考，於六月一日開學。不放棄假。時總辦胡翔麟，（候補道胡澍之子）監督徐仁錄，（徐仁錄之弟）總教習孫葆田，（榮城人，宋學家。）課程共三門，一中學，二算學，三西文，皆間日授課一次。中文在上午，共四小時。算學在下午，亦四小時。西文則全日八小時，名為西文，實亦授算學，地理，歷史，故課程祇三門。學生精力多苦不給，年長者皆漸退學。逾二年，遵奏令新章，改為高等學堂，裁總辦，總教習等職，專責監督一人辦理。大致皆候補知府充之。初辦時，尙選求知時務者充任，未乃變為例差，日益腐敗。後又因土客之爭，客籍生併入客籍，高等學堂監督一職，亦改聘豫紳充之。直至光緒三十三年，始改遵新章，聘中外大學畢業者充教習。英人W. G. 勞由英聘來，授物理，化學。美人施愛理，皆於是時就聘，此校之成爲一現代學校，自此年始也。

私立學校最早者，約光緒三十年爲知新中學，由祥符縣紳士鄭思賢倡辦。正誼中學爲戴徐二君倡辦，至宣統年間皆停辦。

中州公學，爲教育會所籌辦，李時燦主之。光緒三十三年成立，民元停辦。



省垣教會學校，有聖安得烈學校，成立時未詳。濟汴學校由教士施愛理創辦。初在鼓樓街，於光緒三十三年成立時，僅學生數人也。

### 十五 遼寧

遼寧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學堂

何年 光緒二十八年

何校 盛京省學堂

何人 顏奉天將軍增祺

何地 瀋陽

東北大學文學院長周天放君見示

### 十六 吉林

吉林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學堂。

何年 光緒三十一年（按即吉林改行省之年。）

何校 簡易師範學校

何人 前吉林將軍達桂（字馨三）

何地 吉林省城朝陽門內崇文書院舊址

顧生孟倫（曾衍）見示

## 十七 黑龍江

黑龍江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學堂。

何年 光緒三十年

何校 師範及中學

何人 程德全林傳甲

何地 齊齊哈爾省城

劉君芸生(潛)見示

## 十八 福建

福建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學堂

何年 光緒二十二年

何校 蒼霞精舍

何人 孫寶瑨林紓力鈞等

何地 福州南台蒼霞洲距城五六里

高君夢旦見示

侯葆三君(鴻鑑)函告

福州學校開辦最早者有四校。茲略述之。昇華路戲綵以啓山林之續，不可沒也。

一、倉前山爲教會學校策源之地 其首創之校，曰育英，今已七十一年 民國十八年 曾開七十周年之紀念會。此爲美以美會中教士所創辦，特開福州風氣之先者。

一、馬尾船政學堂，先借烏石山定光寺爲學舍，繼而遷馬尾。爲沈葆楨所創辦。（沈文瀾與左文襄創議籌辦，爲中國海軍教育之創始。）迄今四十一年矣。今之海軍學堂，卽船政之改名。

一、山兜尾之蒼霞精舍，爲陳璧所創。繼而移至南台舖前頂，改名工業學校，卽今之省立理工學校，移至占祥山馬路，是又工業之改名也。

一、與蒼霞精舍同時創辦者，有陳寶琛之東文學堂在烏石山，繼而改爲師範學堂。大都今日在省教育界辦事，較有資格，教育較有經驗之人，悉爲烏石山師範出身者。今之省立福州高中，卽師範之改名也。蒼霞東文兩校，以至理工福中兩校，均有三十餘年之歷史，足稱開創教育之有勳績者。



## 十九 河北

河北省前清末年最早創辦學堂

何年 光緒二十一年

何校 舊名直隸天津大學堂今名北洋大學

何人 稟准創辦者盛宣懷第一任校長王勛廉

何地 天津西沽武庫

此校由津海關道盛宣懷稟請北洋大臣王文韶開辦。最初經過，可分爲下之四時期：

(一)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奏准創辦。——庚子以前。

(二)同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正式委任總辦，刊發關防。——庚

子以後。

(三)同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正式開辦，啓用關防。

(四)同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正式開學。

陳筱莊君寶泉見示

陳君並開示天津設學之發起

天津前清光緒初年，有水師武備學堂之設置，繼又設頭二等學堂。北洋大學之起點。然其時注

重武備與譯才，至於普通學堂之設立，則自前清庚子後開始。蓋天津自庚子後，創鉅痛深，津人士漸覺悟無普通教育，決不足以抵抗列強。於是始議改義塾爲小學，倡之者爲嚴先生範孫，林先生墨青，趙先生幼梅，王先生寅皆，華先生碩甫等，就舊學署燈牌下處，設齋招生，延師課讀。其課程中西文各半日，歷史，地理附入中文。算術，格致附入西文。嗣後移歸育嬰分堂，後移於舊會文書院，卽今日之私立第一小學校也。其時班級增加，分爲東齋，西齋，總稱曰蒙養學塾，蓋其時欽定學堂章程已頒行，取蒙學堂之義也。後又改爲民立第一小學堂，其時下紳又立民立第二小學堂。自是捐資興學者，風起雲湧。其規制一依民立第一小學堂。蓋第一小學堂爲嚴範孫先生詳譯欽定學堂章程，參以己意之規畫。一爲黃河以北之創舉。其時直隸候補縣湖南羅先生舜循首先贊成，廣爲宣傳。袁世凱督道，收復天津，特聘嚴先生辦理天津學務，嚴先生只允暗中贊助，却其聘書。旋委天津縣唐則瑀爲天津縣學務總辦，嚴君舜循爲會辦，林墨青卜廣言爲學董，而事事依嚴先生之言爲依歸。於是始設官立五小學，組織天津學務辦公處，而官私小學相繼起矣。清光緒二十八年，始有公私立小學設置之動機。嚴公鑒於師資之缺乏也，創設天津師範講習所一處。約陳君筱莊，劉君竺笙，劉君芸生

，胡君玉孫，李君琴湘，陶君頤甫爲講師。畢業學員六十人。是爲北直造就師資之發端。翌年，始有天津師範學堂之設置，派胡君玉孫爲堂長。清光緒三十年，嚴公以四鄉設學招生，學生之年齡程度至不齊一，經濟亦感缺乏，單級編制之學校，最爲需要，委託陳君筱莊，鄧君澄波在天津西門城隍廟內，籌設單級小學堂一處，以鄧君澄波爲該堂堂長兼教員，是爲北方提倡單級教授之發端。及袁君觀瀾掌教北直，復有直隸單級教員總所及各縣分所之設，單級教授，始循行於大河以北各省分。先是津人王小銖先生及美人格林曾就舊積古書院地址，設普通學堂，以經費不繼，中輟。嚴先生任學校司時，推胡先生玉孫就其原址，組織中學堂，繼又於舊輔仁書院，組織天津師範學堂，而小學生之升學及小學堂之師資，均有歸宿矣。此外嚴先生創設南開學校，及津人士之聞風興起，設置種種中小學堂，茲不詳述。





## 一、南開學校之起源

前清光緒二十年，中日戰後，張伯苓先生（壽春）適供職於北洋水師，目睹旅大威海諸軍港相繼被列強分據，深感外侮之日逼，國勢之益危，乃決以創辦新教育救垂危之中國為志。光緒二十四年回津，應嚴範孫先生（修）之聘，以算、理、化諸課教授其子姪。光緒二十七年邑紳王奎章先生亦禮聘張先生教授其家塾，命名為王館，以別於嚴館也。張先生每日上下午分授兩館，館各十餘人。南開學校之成立，及後此之發展，即胚胎於此。

光緒三十年夏四月，嚴二先生東遊日本考查教育。八月歸國。深覺欲達教育救國之目的，必須有正式學校之組織，遂決議創設中學。九月八日中學成立。初名敬業中學，後更名私立第一中學。校舍借用嚴先生住宅之偏院，校具及修建費，由嚴先生捐助，理化儀器及圖書，由王益孫先生捐助。嚴王二先生並各擔任常年經費，每月銀百兩。時學生僅七十餘人，教員五六人耳。翌年學校經常費不足，嚴王二先生每月各捐助銀百兩，並各捐銀七百元，

爲購置軍樂樂器等之用。此爲南開學校初成立時之情形也。

## 一一、南開學校之發展

光緒三十二年，學生人數增加，嚴宅偏院之校舍，實不足以應需要，適邑紳鄭菊如先生以南開水閘旁隙地十餘畝捐爲南開校址。是年秋，南開卽於該地建築新式校舍，由王益孫先生捐銀一萬兩，嚴範孫先生捐銀五千兩，徐菊人先生（世昌）捐銀一千兩，毛寶君先生（慶番）捐洋五百元，又經提學使盧木齋先生從浙紳嚴子均先生捐助直隸學務款項下撥助銀一萬兩，總計銀二萬六千兩又五百元。爰以二萬三千兩，起建東樓北樓校舍及購置一切設備。翌年春遷入新校舍，因名爲南開學校。四月復得袁慰亭先生（世凱）捐銀五千兩，建築禮堂一座。於是南開學校之基礎穩定。

光緒三十四年，學校經常費，除嚴王二先生月捐二百兩外，徐菊人先生每月亦捐二百兩。是年春區學生數增多，添建中齋宿舍一所，約費銀三千餘兩。宣統元年張校長由歐美考察歸國後，校務日見發展。宣統二年，提學使盧木齋先生由公款撥助南開經費每月銀百兩。

嚴約冲先生爲南開捐資購地五十畝於天津河東復興里，現每年得租金四千餘元。宣統三年提學使傅沅叔先生（增湘）飭將天津客籍學堂長蘆中學歸併南開，並將客籍學堂經費獅子林官地

地租每年二千八百餘元，長蘆中學經費每年銀八千兩，一律歸南開支用。學校經費充足。所有嚴王徐三先生每月捐款次第停止。是年購校旁華興公司隙地三十畝，價一萬三千餘元，以備擴充之用。同時復建大飯廳一所，並平房十餘間，爲學生盥漱沐浴之用。共用銀七千餘兩。由陳小石先生捐助二千兩抵補外，餘由經常費中陸續彌補。

民國二年，學生增至四百餘人。校舍不敷用，由民政長劉仲魯先生撥公款萬元，建築北樓樓房一所，新廚房調養室十餘間，及校內操場圍牆數十丈。

民國三年，直隸工墾專門學校，與北洋法政學校附設之中學班，俱併入南開。由巡按使朱經田先生（家寶）撥發經常費每月一千一百八十元，臨時補助費約二萬四千元。暑假內，起建南齋宿舍，擴充禮堂，添建禮堂四面房間，及購置器具等，計費銀一萬四千餘元。十月起建西齋宿舍，及盥漱沐浴等室，計費銀二萬六千餘元。除由朱先生撥款開支外，餘由學校經常費項下補足。

民國四年，增英語專門部。五年，復增設高等師範部。由朱經田先生撥助常年經費五千元，建築費一萬元。暑期內建築大食堂一所，費銀五千餘元。又購置毗連學校西南界之隙地六十畝，價二萬六千餘兩，分期歸付。

民國六年春，學生數滿千人，攝影紀盛。八月，校長張先生赴美研究教育。校長一席

，由徐仲述先生（颯春）代理。中學自三年級起，分文、理、商三科，以適應社會及學生需要。九月，南運河決口，一日間學校全部水深五尺。校內千餘學生，按步遷移，絲毫不亂。十月，假河北法政學校授課，照常進行。惟南開地方低窪，積水數月不退。至七年春方能築堤抽水，興工修建。七月，全校遷回南開原校，而南開遺此十個月之水災，不特精神上未受打擊，反加振作。十二月，張校長偕同嚴範孫范靜生（源廉）諸先生由美返國，決議增設大學及擴充中學。八年春，籌款建築大學及中學講室大樓各一所，共費六萬餘元。九月，大學開學，學生九十六人，計分文、理、商三科，與中學分科銜接。

民國九年三月，大學董事會成立，籌謀大學之進展。九月，李組紳先生允自民國十年起，每年捐助三萬元，以爲開辦礦科之用。十月，李秀山先生（純）遺囑以家產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爲永久基金，計現款五十萬元，大學基礎，益加堅固。十年暑假後，大學增設礦科。因學生增多，遂有擇地遷移之計劃，中學學生於九十兩年，增至一千四百餘人。學校開闢新運動場，並建築新宿舍二所，以應中學之需要。

民國十一年三月，大學部租得城南八里台村南村北公地四百餘畝爲校址。五月，興築講室樓房一所，男生寄宿舍樓房二所，教員住宅九所。暑假後，中學施行三三新學制，學生增至一千六百人。

民國十二年春，董事會議決暑假後添設女子中學部。五月，中學建築教員寄宿舍一所。九月，女子中學部開學，學生百餘人。是年三月，美國羅氏基金團捐助大學科學館建築費十萬元及館內設備費二萬五千元，又袁述之先生（世傳）捐助七萬元。四月，起建科學館。九月，大學遷入八里台新校舍，將原有校舍改爲高級中學講室，於是大學之規模粗備。

民國十四年八月，大學部經教育部認可立案。十月，科學館工程完竣。同時全校師生共同募款，於中學操場南隙地，起建女中新校舍樓房一座，計費五萬餘元。於是女中基礎亦穩定。

民國十五年三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以南開成績優良，給予中學部補助費一萬五千元，並規定三年內分給大學部補助費十萬五千元，專爲擴充理科之用。六月，大學礦科因戰事影響，入款支絀，經礦科董事會議決暫行停辦。七月，美國羅氏基金團允捐助理科設備費二萬元，分五年撥付，南開之理科因益完備。

民國十六年二月，盧木齋先生捐款十萬元，起建大學部圖書館大樓一座，閱一年工竣。現藏中西書籍約十五萬卷。內部設備，完全由美國特製。七月成，立社會經濟研究會，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調查部補助四千元，以爲開辦之費。九月，復創辦東北研究會，由太平洋國際討論會捐助美金四千元，專供研究東北問題之用。全校學生對於實際研究精神，

特別表顯。

民國十七年八月，設立小學部學生七十餘人，暫租民房爲校舍。十一月，於女中對面購地十餘畝，爲小學校址。十二月，張校長啓程遊歷歐美，經遼寧時，承張漢卿先生（學良）捐款二十萬元。十八年春，南開學校創辦人嚴範孫先生逝世，各地校友組織募捐隊，募集鉅款，在中學部建大樓一座，名曰範孫樓，分作科學館及校友會所之用，以紀念嚴先生，垂之永久。

民國十九年春，南開小學全體學生致函大學中學及女中各部同學，請求援助，各部學生決定每人捐銀十元，共計約二萬五千元。又承王心容先生捐銀一萬元。其外由學校挪借若干，始於六月起建小學校舍樓房一所，計分二層，上有平台，內分辦公室、實驗室、課堂、幼稚教室、禮堂等，應有盡有，於是小學基礎亦定。

三、南開學校之現狀

1. 南開學校之校產 南開學校各部校址占地約八百餘畝。各部校舍，計有新式樓房十六座，平房數百間，而大學科學館及圖書館建築之堅固，設備之完全，國內公私立大學，少與比擬。合學校基金計算約值五百萬元，

2. 南開學校之學生 南開大學及小學係男女同學。中學分男中女中。大學現有學生四百餘人。其中約一千七百人。女中二百餘人。小學二百餘人。共約二千七百人。均來自各省。北至吉黑，南至滇粵，西至陝甘，每省來學者，至少在十數人以上，而海外華僑負笈遠來者，亦有數十人之多，則南開學校，非僅一省區之學校，實全國之學校也。

3. 南開學校之教學 南開大學教授及中小學教員，均係專任。大學，重學術研究及實地考察，由教授指導進行，以期培養實際專門人才。中學各科教本，多係自編，深淺銜接。故各科成績，向較其他中學為優。每屆畢業生，若投考各國立大學，多名名列前茅。最近中學科學館成立，則理科成績，將更優越。小學教學係以兒童興趣作中心，實驗克伯屈氏設計教學法，由阮芝儀博士作實驗導師，試行二年，成績極佳。津埠其他小學，儼然試行者漸多。

4. 南開學校之訓練 南開學校發軔於私塾，受張校長之薰陶，早養成純樸嚴整之校風。學生平時皆受規律之訓練。故極守紀律，未嘗有越軌之行動及不良之嗜好。而學校對於有價值之課外活動，如音樂、歌劇、演說、運動等，均極力提倡指導，使學生生活豐富，精神愉快。故南開中學，自成立迄今，已二十七載，未聞有風潮之發生，或不安之現象。而學生各種課外活動之表演，中外聞名。最近初高中施行童子軍及軍事訓練，所得之成績，亦聲譽遠著。



5. 南開學校之體育 南開學校之體育，向重平均發展。每年學校有體格檢查及強迫運動。各級學生人人對於體育均有相當之訓練。並對於田徑賽或球類，亦均有一二門之特長技術。故自民國三年以來，南開學校屢得華北運動會之冠軍。十八年春，南開籃球隊來滬，與在滬中外籃球隊，及菲律賓隊比賽，每戰皆捷，未曾敗北，此可知南開體育訓練有素也。

6. 南開學校之畢業生 南開學校各部畢業生，計不下五千人。半在國內外各大學或研究院繼續研究，半在社會上服務。其在社會服務者，均誠懇將事，實事求是，不尚虛榮，不爭地位。凡南開出校學生，無論畢業或未畢業，其對於母校之愛護，依戀母校之心，因離校之久遠而彌篤。現在中外各地校友會已成立者，計三十餘處。最近校友總會樓房落成，對於校友之團結，當益有力焉。

觀上述南開學校設立之經過與現狀，則知該校之發展，與時俱進，未稍間斷，而先後成立之中，大學，女中及小學四部，皆各有其堅固之基礎，與特著之成績，不特國內學校無與媲美，即歐美各國，亦罕見焉。南開前途，其可限耶？

鄭君既述南開學校發達之經過，復語余曰：校長張伯苓先生有言：凡一私立學校之教產生於世，既產生而能永久存在，日漸滋長者，當事之人，至少須具三種要件：（一）對於能

育有信心。(二)能合作

。(三)負責任 三者缺

一，即無成效可言。南

開學校自成立至今，已

二十有七年。此二十七

年中，幾經艱難挫折，

而卒有今日之聲振東亞

，譽滿全球，固由於張

校長之領導，與不間斷

之奮鬥，要亦在全體教

職員，對於教育有信心

，能合作，能負責任所

致。通和就學斯校計八

年，故知之頗稔云。